

省庵大師  
成一法師

講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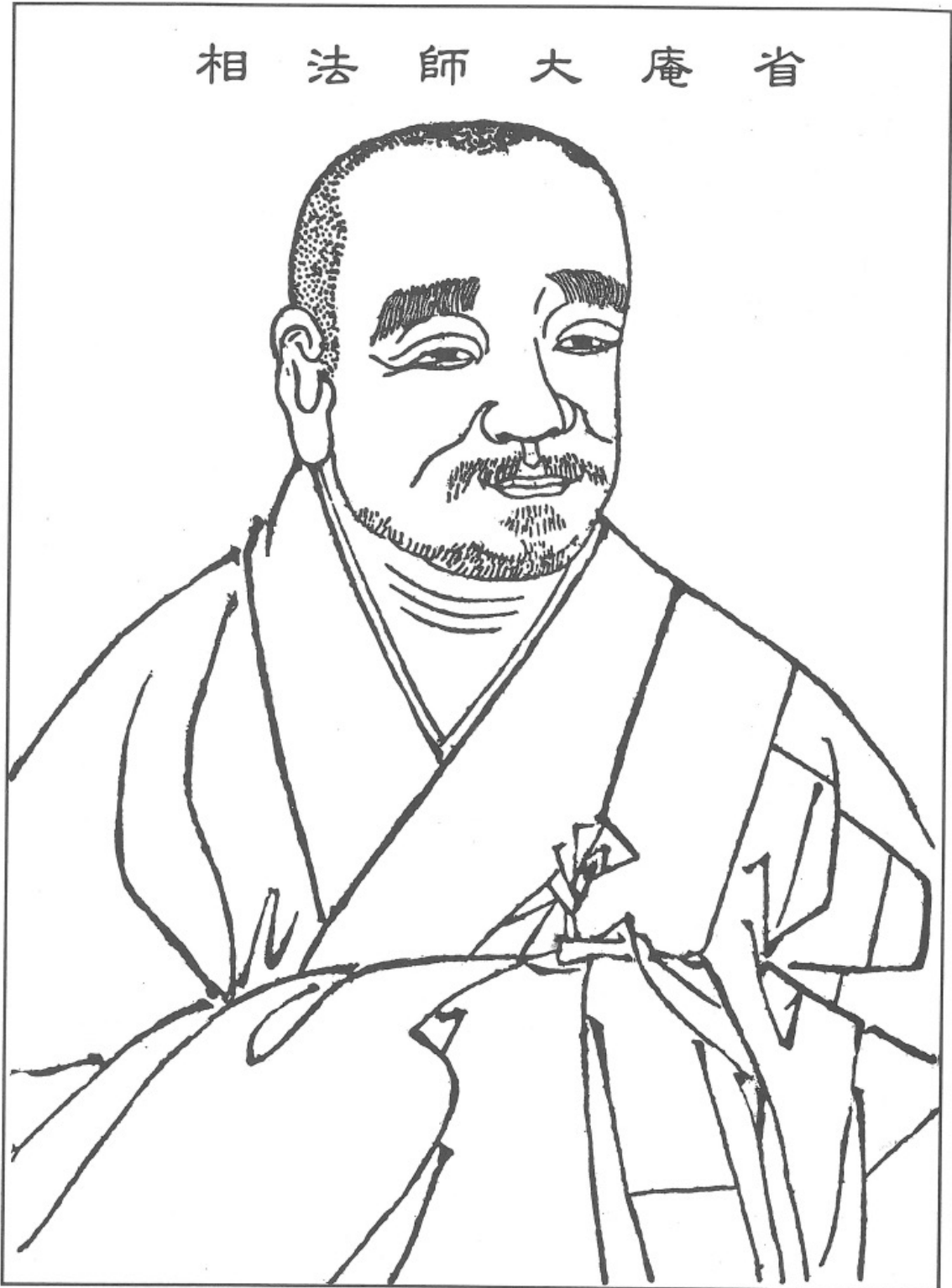
勸發菩提心文誨語

萬行

# 目次

- [《勸發菩提心文講話》](#)
  - [勸發菩提心正文](#)
  - [予茅靜遠居士書 省庵大師](#)
  - [勸發菩提心講話](#)
    - [一、緒言](#)
    - [二、文史](#)
    - [三、釋文題](#)
    - [四、釋人題](#)
    - [五、釋正文](#)
      - [\(一\)序分](#)
      - [\(二\)正宗分](#)
      - [\(三\)流通分](#)
- [版權頁](#)

《勸發菩提心文講話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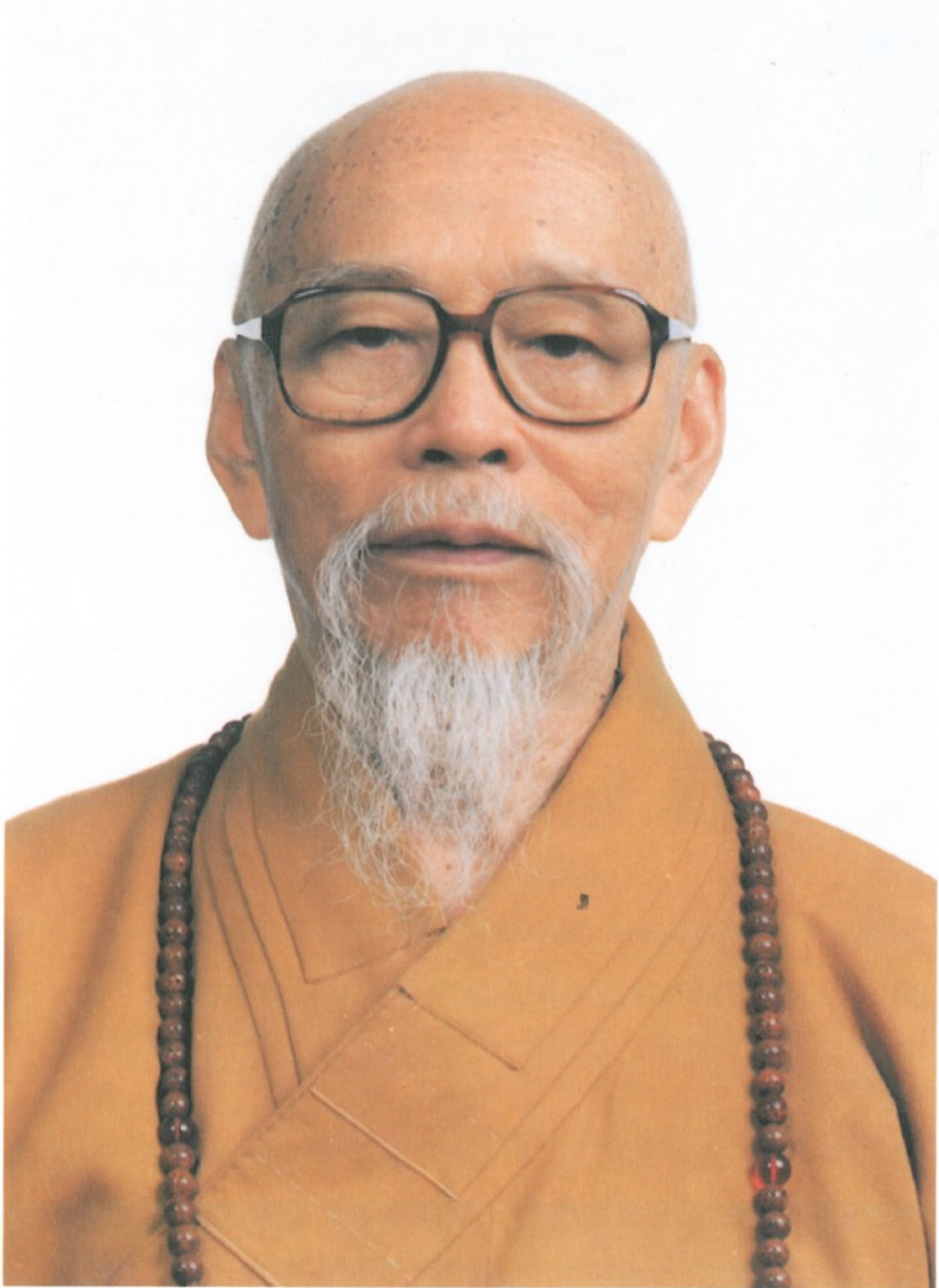
## 省庵大師法相

師諱實賢。字思齊。號省庵。常熟時氏子。世業儒。幼出家。嚴習毘尼。尋入講筵。明性相之學。參念佛者是誰話。四閱月。忽然開悟。曰。我夢覺矣。自是機鋒迅利。才辯縱橫。晝覽藏經。晚持佛號。燃指於阿育王山佛前。發四十八大願。感舍利放光。作勸發菩提心文。激勵四眾。誦者多為涕下。於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面西寂然。送者麁至。忽開目曰。吾去即來。生死事大。各自淨心念佛可矣。合掌連稱佛名而逝。贊曰。

悲心廣大。菩提心文。四十八願。願力宏深。

行解真實。瑞應超倫。蓮宗一脈。賴以常存。

影近師法一成



勸發菩提心正文

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

不肖。愚下凡夫僧實賢。泣血稽顙。哀告現前大眾。及當世淨信男女等。惟願慈悲。少加聽察。嘗聞入道要門。發心為首。修行急務。立願居先。願立則眾生可度。心發則佛道堪成。苟不發廣大心。立堅固願。則縱經塵劫。依然還在輪迴。雖有修行。總是徒勞辛苦。故華嚴經云。忘失菩提心。修諸善法。是名魔業。忘失尚爾。況未發乎。故知欲學如來乘。必先具發菩薩願。不可緩也。

然心願差別。其相乃多。若不指陳。如何趨向。今為大眾略而言之。相有其八。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。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。世有行人。一向修行。不究自心。但知外務。或求利養。或好名聞。或貪現世欲樂。或望未來果報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邪。既不求利養名聞。又不貪欲樂果報。唯為生死。為菩提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正。念念上求佛道。心心下化眾生。聞佛道長遠。不生退怯。觀眾生難度。不生厭倦。如登萬仞之山。必窮其頂。如上九層之塔。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真。有罪不懺。有過不除。內濁外清。始勤終怠。雖有好心。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。雖有善法。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。如是發心。

名之為偽。眾生界盡。我願方盡。菩提道成。我願方成。  
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大。觀三界如牢獄。視生死如怨家。但  
期自度。不欲度人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小。若於心外見有  
眾生。及以佛道。願度願成。功勛不忘。知見不泯。如是  
發心。名之為偏。若知自性是眾生。故願度脫。自性是佛  
道。故願成就。不見一法。離心別有。以虛空之心。發虛  
空之願。行虛空之行。證虛空之果。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  
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圓。知此八種差別。則知審察。知審察。  
則知去取。知去取。則可發心。云何審察。謂我所發心。  
於此八中。為邪為正。為真為偽。為大為小。為偏為圓。  
云何去取。所謂去邪去偽。去小去偏。取正取真。取大取  
圓。如此發心。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。

此菩提心。諸善中王。必有因緣。方得發起。今言因緣。  
略有十種。何等為十。一者念佛重恩故。二者念父母恩  
故。三者念師長恩故。四者念施主恩故。五者念眾生恩  
故。六者念生死苦故。七者尊重己靈故。八者懺悔業障  
故。九者求生淨土故。十者為念正法得久住故。

云何念佛重恩。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。為我等故。行

菩薩道。經無量劫。備受諸苦。我造業時。佛則哀憐。方便教化。而我愚癡。不知信受。我墮地獄。佛復悲痛。欲代我苦。而我業重。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。佛以方便。令種善根。世世生生。隨逐於我。心無暫捨。佛初出世。我尚沉淪。今得人身。佛已滅度。何罪而生末法。何福而預出家。何障而不見金身。何幸而躬逢舍利。如是思惟。向使不種善根。何以得聞佛法。不聞佛法。焉知常受佛恩。此恩此德。丘山難喻。自非發廣大心。行菩薩道。建立佛法。救度眾生。縱使粉身碎骨。豈能酬答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。

云何念父母恩。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十月三年。懷胎乳哺。推乾去濕。嚙苦吐甘。才得成人。指望紹繼門風。供承祭祀。今我等既已出家。濫稱釋子。忝號沙門。甘旨不供。祭掃不給。生不能養其口體。死不能導其神靈。於世間則為大損。於出世又無實益。兩途既失。重罪難逃。如是思惟。惟有百劫千生。常行佛道。十方三世。普度眾生。則不惟一生父母。生生父母。俱蒙拔濟。不惟一人父母。人人父母。盡可超升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。



云何念師長恩。父母雖能生育我身。若無世間師長。則不知禮義。若無出世師長。則不解佛法。不知禮義。則同於異類。不解佛法。則何異俗人。今我等粗知禮義。略解佛法。袈裟被體。戒品沾身。此之重恩。從師長得。若求小果僅能自利。今為大乘。普願利人。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。俱蒙利益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。

云何念施主恩。謂我等今者。日用所資。並非己有。二時粥飯。四季衣裳。疾病所需。身口所費。此皆出自他力。將為我用。彼則竭力躬耕。尚難餬口。我則安坐受食。猶不稱心。彼則紡織不已。猶自艱難。我則安服有餘。甯知愛惜。彼則葦門蓬戶。擾攘終身。我則廣宇閒庭。悠游卒歲。以彼勞而供我逸。於心安乎。將他利而潤己身。於理順乎。自非悲智雙運。福慧二嚴。檀信沾恩。眾生受賜。則粒米寸絲。酬償有分。惡報難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。

云何念眾生恩。謂我與眾生。從曠劫來。世世生生。互為父母。彼此有恩。今雖隔世昏迷。互不相識。以理推之。豈無報効。今之披毛帶角。安知非昔為其子乎。今之蠕

動蜎飛。安知不曾為我父乎。每見幼離父母。長而容貌都忘。何況宿世親緣。今則張王難記。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。宛轉於餓鬼之中。苦痛誰知。饑虛安訴。我雖不見不聞。彼必求拯求濟。非經不能陳此事。非佛不能道此言。彼邪見人。何足以知此。是故菩薩觀於螻蟻。皆是過去父母。未來諸佛。常思利益。念報其恩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。

云何念生死苦。謂我與眾生。從曠劫來。常在生死。未得解脫。人間天上。此界他方。出沒萬端。升沈片刻。俄焉而天。俄焉而人。俄焉而地獄。畜生。餓鬼。黑門朝出而暮還。鐵窟暫離而又入。登刀山也。則舉體無完膚。攀劍樹也。則方寸皆割裂。熱鐵不除饑。吞之則肝腸盡爛。烱銅難療渴。飲之則骨肉都糜。利鋸解之。則斷而復續。巧風吹之。則死已還生。猛火城中。忍聽叫嗥之慘。煎熬盤裡。但聞苦痛之聲。冰凍始凝。則狀似青蓮蕊結。血肉既裂。則身如紅藕華開。一夜死生。地下每經萬遍。一朝苦痛。人間已過百年。頻煩獄卒疲勞。誰信闍翁教誡。受時知苦。雖悔恨以何追。脫已還忘。其作業也如故。鞭驢出

血。誰知吾母之悲。牽豕就屠。焉識乃翁之痛。食其子而不知。文王尚爾。啖其親而未識。凡類皆然。當年恩愛。今作怨家。昔日寇仇。今成骨肉。昔為母而今為婦。舊是翁而新作夫。宿命知之。則可羞可恥。天眼視之。則可笑可憐。糞穢叢中。十月包藏難過。膿血道裡。一時倒下可憐。少也何知。東西莫辨。長而有識。貪欲便生。須臾而老病相尋。迅速而無常又至。風火交煎。神識於中潰亂。精血既竭。皮肉自外乾枯。無一毛而不被鍼鑽。有一竅而皆從刀割。龜之將烹。其脫殼也猶易。神之欲謝。其去體也倍難。心無常主。類商賈而處處奔馳。身無定形。似房屋而頻頻遷徙。大千塵點。難窮往返之身。四海波濤，孰計別離之淚。峩峩積骨。過彼崇山。莽莽橫屍。多於大地。向使不聞佛語。此事誰見誰聞。未覩佛經。此理焉知焉覺。其或依前貪戀。仍舊癡迷。祇恐萬劫千生。一錯百錯。人身難得而易失。良時易往而難追。道路冥冥。別離長久。三途惡報。還自受之。痛不可言。誰當相代。興言及此。能不寒心。是故宜應斷生死流。出愛欲海。自他兼濟。彼岸同登。曠劫殊勛。在此一舉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六

因緣也。

云何尊重己靈。謂我現前一心。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。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。而我等昏迷顛倒。尚做凡夫。又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。功德莊嚴。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，生死纏縛。心性是一。迷悟天淵。靜言思之。豈不可恥。譬如無價寶珠。沒在淤泥。視同瓦礫。不加愛重。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。對治煩惱。修德有功。則性德方顯。如珠被濯。懸在高幢。洞達光明。映蔽一切。可謂不孤佛化。不負己靈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。

云何懺悔業障。經言犯一吉羅。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。吉羅小罪。尚獲此報。何況重罪。其報難言。今我等日用之中。一舉一動。恆違戒律。一餐一水。頻犯屍羅。一日所犯亦應無量。何況終身歷劫。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。且以五戒言之。十人九犯。少露多藏。五戒名為優婆塞戒。尚不具足。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。又不必言矣。問其名。則曰我比丘也。問其實。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。豈不可愧哉。當知佛戒不受則已。受則不可毀犯。不犯

則已。犯則終必墮落。若非自慙慙他。自傷傷他。身口併切。聲淚俱下。普與眾生。求哀懺悔。則千生萬劫。惡報難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。

云何求生淨土。謂在此土修行。其進道也難。彼土往生。其成佛也易。易故一生可致。難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聖前賢。人人趣向。千經萬論。處處指歸。末世修行。無越於此。然經稱少善不生。多福乃致。言多福。則莫若執持名號。言多善。則莫若發廣大心。是以暫持聖號。勝於布施百年。一發大心。超過修行歷劫。蓋念佛本期作佛。大心不發。則雖念奚為。發心原為修行。淨土不生。則雖發易退。是則下菩提種。耕以念佛之犁。道果自然增長。乘大願船。入於淨土之海。西方決定往生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。

云何令正法久住。謂我世尊。無量劫來。為我等故。修菩提道。難行能行。難忍能忍。因圓果滿。遂致成佛。既成佛已。化緣周訖。入於涅槃。正法像法。皆已滅盡。僅存末法。有教無人。邪正不分。是非莫辨。競爭人我。盡逐利名。舉目滔滔。天下皆是。不知佛是何人。法是何義。

僧是何名。衰殘至此。殆不忍言。每一思及。不覺淚下。  
我為佛子。不能報恩。內無益於己。外無益於人。生無益  
於時。死無益於後。天雖高。不能覆我。地雖厚。不能載  
我。極重罪人。非我而誰。由是痛不可忍。計無所出。頓  
忘鄙陋。忽發大心。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。決當圖護  
持正法於來世。是故偕諸善友。同到道場。述為懺摩。建  
茲法會。發四十八之大願。願願度生。期百千劫之深心。  
心心作佛。從於今日。盡未來際。畢此一形。誓歸安養。  
既登九品。回入娑婆。俾得佛日重輝。法門再闡。僧海澄  
清於此界。人民被化於東方。劫運為之更延。正法得以  
久住。此則區區真肯苦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。  
如是十緣備識。八法周知。則趣向有門。開發有地。相與  
得此人身。居於華夏。六根無恙。四大輕安。具有信心。  
幸無魔障。況今我等。又得出家。又受具戒。又遇道場。  
又聞佛法。又瞻舍利。又修懺法。又值善友。又具勝緣。  
不於今日發此大心。更待何日。惟願大眾。愍我愚誠。憐  
我苦志。同立此願。同發是心。未發者今發。已發者增長。  
已增長者今令相續。勿畏難而退怯。勿視易而輕浮。勿

欲速而不久長。勿懈怠而無勇猛。勿萎靡而不振起。勿因循而更期待。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。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。譬諸種樹。種久則根淺而日深。又如磨刀。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。豈可因淺勿種。任其自枯。因鈍弗磨。置之無用。又若以修行為苦。則不知懈怠尤苦。修行則勤勞暫時。安樂永劫。懈怠則偷安一世。受苦多生。況乎以淨土為舟航。則何愁退轉。又得無生為忍力。則何慮艱難。當知地獄罪人。尚發菩提於往劫。豈可人倫佛子。不立大願於今生。無始昏迷。往者既不可諫。而今覺悟。將來猶尚可追。然迷而未悟。固可哀憐。苟知而不行。尤為痛惜。若懼地獄之苦。則精進自生。若念無常之速。則懈怠不起。又須以佛法為鞭策。善友為提攜。造次弗離。終身依賴。則無退失之虞矣。勿言一念輕微。勿謂虛願無益。心真則事實。願廣則行深。虛空非大。心王為大。金剛非堅。願力最堅。大眾誠能不棄我語。則菩提眷屬。從此聯姻。蓮社宗盟。自今締好。所願同生淨土。同見彌陀。同化眾生。同成正覺。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。百福莊嚴。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。願與大眾共勉之。幸甚幸甚。

## 予茅靜遠居士書 省庵大師

前三月下旬，返自四明，過訪居士。適遇他出，悵然而去，尋歸回龍。茲又一

月餘矣，因數子相勸，卻講法華，特到杭請經，因得致書于足下。居士造橋

事畢，可謂莫大之功。然居士之心，好善無倦，一善甫完，復作一善。美則美

矣，其如生死大事何。苟不以生死大事為急，而孳孳為善。所作善事如須彌

山，皆生死業緣，有何了日。善事彌多，生死彌廣，一念愛心，萬劫纏縛，可

不懼耶。居士世間公案、久已參透。西方淨業、久已修習。然而生死心不

切，家緣撇不下，人情謝不去，念佛心不專。何也。將名根不斷耶，抑愛念牽

纏耶。于此二者，宜加審察。苟不把家緣世事、一刀斬斷、六字洪名、盡

力提起，卻望娑婆之脫，安養之生，難矣。不生安養而欲，脫生死，不脫生死

而欲免墮落，抑又難矣。縱一生兩生不失人身，濟得甚麼事？嗟乎！居事慧



心如此明利，家緣如此豐足，賢嗣如此賢能，事事適意，尚不能放下萬緣，

一心念佛。為天負人耶？為人負天耶？不以念佛為急，而以世間小善為急，

不以生死大事為先，而以人天福報為先。是不知先後也。居士雖不求福，而

常作福，雖欲出生死，而反入生死。皆由不知所緩在彼，所急在此，致使北

轅適越，卻步求前也。居士今日要務，惟當謝絕人事，一心念佛。加以齋戒

二字尤為盡美。大抵西方佛國，非悠悠散善所能致，萬劫生死，非因循怠惰

所能脫。無常迅速，旦暮即至，安得不為之早辦耶？衲所知者甚寡。知識之

中，求可以語此寧者尤寡，捨居士一人，而深以期望者，誰哉？倘不以人廢

言，幸加努力。若曰，吾不能也，則亦無可奈何矣。

謹按。修淨土者，非不需作諸功德事。（無量壽經謂，念佛而廣修功德者

為上品，不修功德者為下品）惟當以無所住心，隨緣而為之耳。若不專

心念佛，而惟孳孳專以世間小善為急，人天福報為先，是大不可。

## 勸發菩提心講話

### 一、緒言

竹林禪寺的華嚴佛七，今年已是第三次了。我記得，第一年的佛七開示是向各位介紹華嚴經在佛教歷史上弘傳的經過。華嚴經在印度的傳世，是由龍樹菩薩從龍宮裡誦出來的。傳到中國的華嚴經有三種：第一種是六十卷華嚴，是在晉朝時代翻譯的；第二種是現在大家所讀誦的大經，是在唐朝武則天皇后掌政時翻譯過來的，那是八十卷的華嚴經；第三種也是唐朝翻譯過來的，是一部四十卷華嚴經。它是普賢行願品的廣譯本。華嚴宗則是在唐朝初葉，由初祖杜順和尚開始創立，一直到三祖法藏賢首國師，才正式地完成它。後來每個朝代也都有高僧大德來弘揚華嚴經，發展華嚴宗，使它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宗派。我們能信仰佛教固然是要有很大的善根和福報，才能得到的；而我們能讀到華嚴經，聽講到華嚴經，那更是不可思議的善根福德因緣了。這是第一年的華嚴佛七向大家介紹的佛法內容。

第二年的佛七期間，我向大家介紹的就是大家常常讀誦的華嚴發願文。華嚴發願文亦名修學華嚴發願文，它實在是我們修學華嚴的人必須要有的心願，因它指示了我們修持的方法。因此，我特在去年的佛七期當中，把它向大家做了一個粗淺的介紹。

今年我選擇了淨土宗第十一代祖師省庵大師所著作的勸發菩提心文，來作為佛七開示的題材。「菩提心」這三個字，聽過佛經的人大概都知道。也可能有一些人，雖然是信仰佛教，但是還沒有聽過這個名詞。那麼，什麼是菩提心呢？菩提心又為什麼這樣重要，

要祖師寫成文章，來向我們大家介紹呢？其實，假如已經歸依了三寶的人，我們的歸依師父都已經帶我們發了菩提心了，可能是我們自己沒有注意這個問題。那麼，菩提心到底是什麼呢？我們常常念的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這四種大願，就是菩提心的全部內容啊！

假如還不明白什麼是菩提心的話，讓我再舉個例子來說吧！我們在讀誦金剛經的時候，常唸到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的那句經文，就是菩提心的完整句意。這句話翻成中國話，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「菩提」兩字可以翻成「道」，也可以譯成「覺」（智覺的覺），因為它有兩種含義，而我們中國文字，無法一句話說出兩種意思來，所以保留它原來的語音「菩提」。還有，這個菩提心對我們學佛的人來說，實在是太重要了。因為學佛的重點在能修道，也就是在覺悟。怎樣子修道，又如何覺悟，是學佛最要緊的兩件大事。要想明瞭這兩件大事，就必須把菩提心先把握住。這菩提心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共同具有的心性。原來我們的心有真心和妄心之分。妄心就是我們想東想西的那顆心，真心就是用來保持我們身體發動的靈明覺性。我們要明白的，除了妄心以外，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真心。這真心在華嚴經裡稱為一真法界心。這一真法界心是一切諸法生起的根本源流，所以我們經裡有兩句話說：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」也就是說，世間一切萬事萬物，都是從這個真心顯造出來的。譬如，華嚴經中有一首偈說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所以這個心，我們叫它做真心，或者叫它菩提覺悟之心。此一真心，我們眾生和諸佛都是一樣具有的，而且此心在諸佛身上沒有增加一分，在眾生身上也沒有少掉一釐，所以般若心經說：「不增不減。」我們瞭解了這個心，依照此心去修行，就是直向菩提道，我們若忘記了這個心，不能依照此心來修行，我們就是眾生。

佛就是為了使眾生明悟這個心的緣故，所以來此世間，出家、修行，並且在他成道以後，來不及地告訴我們說，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，而眾生之所以不能成佛，就是眾生不能把握住這個心，眾生的心中充滿了煩惱、妄想。假如眾生瞭解了這個心，並且能將心上之無明、妄想祛除掉，他就是佛了。照這樣說來，這個菩提心對我們學佛是如何地重要，我們就可想而知了。

因為我們做眾生的人——所謂六道之凡夫，都可以叫眾生——六道凡夫眾生，生命很短暫，煩惱無窮，是很可憐的，可以說，沒有一天是幸福、快樂的。人間的人有時可能也有些快樂，但是這種快樂是很短暫的，不是真正永恆的快樂。在諸佛、菩薩看起來是如此。就是天上的天人似乎是很快樂，但是實際上，他們也有苦惱的地方。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三惡道的眾生，他們的苦惱就更多了。

人只要有智慧、有靈性，誰不想來脫離痛苦，而追求幸福、快樂呢？人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念心，才懂得來追求宗教之信仰，以求離苦得樂、轉凡成聖。不過宗教太多了。到底要信仰那一種宗教，才能夠使我們達到目的呢？可以說，每一個宗教都認為，它的教義很好，可以為人解決問題。但真正研究起來呢，那是靠不住的。宗教能不能為人解決問題，有兩個重要的理論之分界：第一種是心外求法，第二種是以心為宗。心外求法，就是不從根本去用思想，認為自然界有一種力量，能為我們解決問題。這種宗教，佛教稱它為外道。如西方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們認為一個上帝能拯救他們。事實上，上帝能不能救他，而上帝又在那裡呢？這是一種不可知的問題。我們目前臺灣宗教界，也有一種相信外力的，如一貫道之類的人。他們相信有所謂的無極老母或天上聖母等神明。像這種信仰也是無根據、不可靠的。這些在心以外要求一種力量來幫助他們的人，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果的，所以我們佛教稱這種心外求道之人為外道。因為佛教主張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一切都是我們的心識所

變現的，這種道理是無法改變的。我們的問題是要靠我們自己來解決，靠神，靠天，靠無極老母等他力，是靠不住的。所以在仁王經上說：如果有人說，心以外有法，能為我們解決生死問題，那就是外道所說的話。那麼，照這些理論看起來，追本窮源的說起來，只有我們佛教，這個叫我們明心見性的宗教，才能解決眾生的生死問題。因為要明心見性，所以我們特別重視此一菩提心。不但是重視它，而且菩提心是我們成佛、作祖，解決生死問題的最根本的大法。所以我覺得，我們有必要把菩提心弄明白。我們必須依照菩提心去修行，以求解決我們的生死問題。同時我也希望，每一位學佛的道友，要一起把菩提心弄明白、發起來。

## 二、文史

這一篇勸發菩提心文，是淨土宗第十一代祖師省庵大師寫出來的。他這篇文章雖然不很長，但其中的道理，卻說得非常懇切、非常重要。民國初年，我們全國佛教高僧中有一位大師，法號叫諦閑。他曾經在天童寺講過這篇文章，推崇這篇文章說，它雖然不是經、律、論三藏，但是它所包含的意義，和經、律、論所含的義理一樣重要。上海范古農居士曾將諦老講的要義記錄下來，就是現在書坊流通的「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講義」。據說，有很多人，在讀這篇文章時，都很感動，甚至有時會情不自禁地流淚痛哭起來。所以這篇文章感人的程度，是不難想像的了。

菩提心的要義，我們剛才向大家說明過，大家應該瞭解菩提心的意義。「勸發」就是：菩提心，大家都應該要發，而我們都不知道去發，所以現在省庵大師要用苦口婆心的語句，來向大家勸導、誘發。

這篇文章的作者省庵大師，這個「省」字，應該讀做「醒」，省就是省察的意思，用心來省察我們的心。「庵」，如佛教廟宇

中，比丘尼住的寺院有時稱之為庵，比丘住的寺院則通稱為寺。臺灣的廟宇中，稱庵的較少，在大陸則較常見。省庵大師原本法名叫實賢，另有外號為思齊，省庵是他的別號。他是江蘇省常熟縣的人，俗家姓時。十四歲時發心出家。本來他在俗家時，儒家的書籍也唸得很好，後來到寧波的阿育王寺，去拜佛陀的舍利，看到佛舍利放出紅光，而感動得發心出家。阿育王寺是中國較早的一間古寺，也是中國唯一藏有佛陀舍利的一間大寺。這間寺位在浙江寧波縣。我們在座的居士中，也可能有寧波人。寧波有阿育王寺、天童寺等等。上個月我帶了一個三十多人的朝聖團，到普陀山拜了觀世音菩薩，又到阿育王寺去拜了佛陀舍利。說起來也很奇怪，每個人看到的舍利都不一樣，不但不一樣，甚至有的人看幾遍，也看不到，所以非常懊惱的也有。至於我個人，我覺得還很幸運，可以說是蒙三寶的加被。當我去頂禮舍利之後，一眼就看到舍利所放的一片紅光。我非常感動。同去的法師和居士，多數人也都看到了。據說，看到紅光較好，最怕是看到黑色，那表示不好。幾年前曾有一位學者到阿育王寺去禮拜佛舍利。他看到的是黑色的光，心裡就覺得難過，所以發願在山上拜了三七二十一天的佛，誠心懺悔。後來果然讓他看到白色的舍利光。總之，阿育王寺的舍利是佛陀不可思議的聖蹟。假如各位有機會到大陸去，最好去禮拜一下。

當年省庵大師在看了佛陀舍利所放的紅光之後，就發心於佛涅槃日燃指供佛。同時效法阿彌陀佛，也發了四十八條大願，並且修習淨土法門。他寫了很多經論的註解，而這篇勸發菩提心文，可算是流傳最廣的一篇好文章。

省庵大師是清朝初年，康熙皇帝二十四年八月初八出生的，於雍正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圓寂，一共住世只有四十九歲。他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祖師，所以後代弟子們，將他尊為淨土宗的第十一代祖師。寫這篇文章時，他一共舉出了十大理由，來勸導我們發菩提

心。這十大理由都是與我們有切身的關係，而且很容易讓我們體認到。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到了，明天再來說明正文的部分。

### 三、釋文題

「勸發菩提心文」：昨天是簡略地說明這篇文章的內容，並且也向大家講解了菩提心的意義，今天要來解釋正文。首先解釋文題，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「勸發菩提心文」。菩提心是成佛的正因，正確的修學佛法，必須先發此菩提心，既然菩提心如此重要，那為什麼還要「勸發」呢？因為我們一個人在做任何事時，有的時候會猶豫不定，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該做這件事，而它又是非常有價值的。因此需要有先知先覺的人，來勸誘及鼓勵我們發起心來做。「發」就是發動、發起。我們無論做什麼事，都要先立定一個心願，然後再由這個心願來發動，而現在我們要來修行菩提大道，完成無上佛果，非要先發菩提心不可。所以祖師要來勸我們發菩提大心。文，就是一篇文章，普通稱什麼經或什麼論，現在因為祖師很謙虛、客氣，不肯稱之為經或論——實際上它有經、論的價值——僅稱之為「文」。以上是文題。

### 四、釋人題

「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」：「古杭」就是浙江省杭州縣，是一個古都。因為在南宋時，高宗在此做過皇帝，所以稱古都。省庵大師曾任梵天寺住持過。這間寺是很有名的大寺，建立在宋朝時代，到了明朝還很興旺。「沙門」二字是印度語，翻成華語為「勤息」，指的是出家人，意謂出家人修行要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「實賢」是大師本來的法號。「撰」是撰述，寫文章，古時稱做撰述，就是把我們想表達的意思敘述出來。以上是人題的介紹。

### 五、釋正文

## (一)序分

不肖、愚下凡夫僧實賢，泣血稽顙，哀告現前大眾及當世

淨信男女等，惟願慈悲、少加聽察。

「不肖」是省庵大師很謙虛地表示，認為他自己並不是一個聖賢，只是個普通人，所以稱自己為「不肖」。「愚下」者，表示沒有什麼知識，也沒有什麼地位，只是凡夫，而不是聖人。「僧」是出家人的一個代表稱謂。大師的法名叫「實賢」。「泣血稽顙」者，就是說，他寫這篇文章時，心裡非常感動。感動什麼呢？就是大家只知道信仰佛，但是不知道要發菩提心，而不發菩提心，就不能成正等正覺的佛果。所以為了這件事，他非常感動，寫起這篇文章來，尤其在寫的時候，心情太過於激動，他甚至哭起來了，哭得眼淚中夾雜著血絲那樣地悲切。「稽顙」，就是向人頂禮。因為大師有話要向大家表白，在說話前先向大家頂個禮，希望大家能夠聽他演說。「哀告現前大眾」：大師在演說發菩提心的大道時，懷著一種非常悲哀的心情，告訴現前在座的大眾以及當世淨信男女等。

「現前」是沒有時間性的，在當時可以說現前，而我們現在講經，也可以說現前。在當時這大眾是專指出家人而說；「及當世淨信男女」是指當時在座聽講佛法的居士、男女信徒等，所以這篇文章是對四眾弟子講的。還有，這「當世」二字也可作「當來之世」講，所以省庵大師這篇文章，也是為當來世眾生而說的呀！「惟願慈悲、少加聽察」：希望你們大家發起慈悲心來，聽我講幾句話。因為我講的話也許不太有價值，但是我自己覺得，它對我們修學佛法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希望你們能少加聽察。聽是聽聞。我們來聽經，是屬於聞、思、修三慧中的聞慧。察是將所聽得的道理來加以考察、思惟。思是思慧。聽了以後，再來考察，看看有沒有道理。如果你覺得它很有道理，就可以依照著去實行，那就是修慧了。所以聞、思、修三慧，都從聽經聞法獲得。



嘗聞：入道要門，發心為首；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。願立，則眾生可度；心發，則佛道堪成。

這幾句話是標明，心願是修行的一個先導。省庵大師還是以非常謙虛的態度來表示說，我要請的話不是我個人的己見，而是聽從前人所說的，所以說嘗聞前人說過的話。「入道」，就是進入菩提妙道、要進入菩提妙道的門戶。「發心為首」，就是首先要發起菩提心來，才能進入菩提妙道的大門。「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」我們發心學佛的人，大家都知道是為了修行，但是修行最重要的事務，就是要先行立起一個大悲願，立起大悲願來，方能進修自利、利他之行，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沒有發心，沒有立願，那根本入不了妙道之門，也修不成二利之行了。譬如說，我們大家都知道有阿彌陀這尊佛，阿彌陀佛怎麼會成佛的呢？正因為他發了四十八種大願，然後依願修行而成佛的呀！還有，像消災延壽藥師佛，他也是在因地上發了十二種大願，然後依這十二種大願來修行，所以才成為人人敬仰的佛陀。由此可知，發願是修行最重要的急務，所以說「願立，則眾生可度」。因為假如能把我們的大悲願心建立起來，那麼，我們就可以度眾生了。大乘佛教，尤其是學習大乘佛法的菩薩，他是以利生為事業的。利生，就是要來度眾生，而度眾生，就必須要先立起大悲願來啊！至於「心發，則佛道堪成」者，我們發心修行，目標就在成佛。假如你沒有發菩提心，修行就沒有目標，那佛也就成不起來了，所以要把菩提心發起來，佛道才能夠完成。這幾句話非常重要，它是這篇文章的中心，也是修行成道的重要條件。

苟不發廣大心、立堅固願，則縱經塵劫，依然還在輪迴；

雖有修行，總是徒勞辛苦。

這是反過來說的話。就是說假使不知道發心的話，你的修行是沒有結果的。「苟」是假使或倘若的意思。假使不這麼做——不發廣大心，不立堅固願——你即使經過微塵數劫，還是出不了生死輪迴，雖然有修行，也是徒勞無功。修菩薩道是要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度無邊眾生，成無上佛道，這都是非常偉大的事。現在我們不知道要發起這個廣大心來，也不知道要立下這個堅固願來，那度生、成佛的大事就沒有你的份了。所謂「堅固願」，就是立願後一定要做到，不要發了願以後，過了一段時間，就把它忘記了，這樣就不堅固了。所以「發廣大心，立堅固願」，是學佛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。

倘若不能這樣做的話，那麼「縱經塵劫，依然還在輪迴」，你即使去修行了如微塵數的劫數那麼長的時間，依然還在輪迴當中，不能了脫生死之苦，這是因為你沒有發出三界的心、成佛道的心，所以你就是修微塵數劫那麼長的時間，你還是在生死道中受苦啊！所以說：「雖有修行，總是徒勞辛苦。」你雖然知道要修行、信佛，但你的修行沒有目標，而且只是修的人天福報，那麼，這種事情是徒然辛苦一趟，沒有究竟的結果可言。

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吧！我們想到大陸去朝山拜佛，既然發了這個心，就要採取行動，要買飛機票，辦理出國手續等，然後還要實際跑到五臺山或峨嵋山去，你的目標達到了，才算有所成就。不然你只是嘴巴說：「我想去朝山。」一直在說，但是你沒有實際的行動，或者你本來要去朝五臺山，結果你走錯方向，走到歐洲去，那也不到目的。所以說：「徒勞辛苦」，白忙一場了。

我們學佛修行也是一樣，假使根本就不發心、不立願，或者雖發了心、立了願，但是不依心願去實行，那就自然沒有結果。沒有結果，徒勞無功，有時還會帶來後世的不良果報。

故華嚴經云：「忘失了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

我們學佛的人大抵都曾發過菩提心，但不知它的重要性，把它給忘記了，而雖然去修行各種善法，這種善法的背後沒有菩提心的正因，所以它的結果就變成魔業，魔業成就，當然就不再成佛了。這裡有一個故事，話說，從前有一位菩薩，他開始學佛時曾經發過菩提心，但是後來他忘記自己的菩提願心，而去追求人天的福報，修了十善業（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言、不綺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）。這十種善業修起來，它的果報是感得生欲界天最高的一重天——他化自在天做天主。做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不是很好嗎？但是在佛法來說，人天福報雖好，但仍在生死道中。學佛修行是要了生死、成佛道的呀！這兩條路，生死是魔業，成佛才是正果。如果信佛修行是為追求人天福報，那就是魔業，也就不是佛道了。

從這個故事看起來，修行人把菩提心忘記了，就會走上魔道。本來發菩提心是可以成佛的，後來因為把菩提心忘記，就成了魔道。魔道眾生因為違背因果而行事，所以不能得到正法，不能得正果，他們只知貪圖人天享受，直到有一天人天福報享盡了，還是要墮落到三塗惡道去受罪。忘失了菩提心，尚且會有這麼大的損失，假使根本沒有發心，那更談不上圓成佛道了。所以我們要記住華嚴經上這幾句話。我們做任何一種修行，或做任何一件好事、功德，都要以菩提心來做出發點；就是說，我做的每一件功德，都要把這個功德迴向到真如實際、佛果菩提，乃至一切眾生，這就是不忘記菩提心的一個修法。

忘失尚爾，況未發乎？

這是祖師對這段話的警惕語。他說，忘記了菩提心，尚且不能成就菩提道，而且成為魔業。何況你根本沒有發菩提心呢？

故知，欲學如來乘，必先具發菩薩願，不可緩也。

這幾句話是這篇序文的結語。我們應該知道，欲學佛修行，要學出世的如來乘（乘就是車子），必須先要具發菩薩願。在法華經中有一個譬喻說，我們如果要出三界，要了生死，佛教有四種車子可乘。第一種是羊車，是羊力能拉的車子，那比如是小乘聲聞所乘的車子。第二種是鹿力能拉的車子，是辟支佛乘所修的法門，也是種小車子。第三種是牛力能拉的車子，是權乘菩薩乘的車子。權乘菩薩不是究竟大乘。這種行者是乘比較大的牛車來出三界的。第四種是大白牛力能拉的車子，法華經上形容它為最好、最莊嚴、最快速、又最平穩的車子，要出三界、成佛果的修行人，才能乘這種如來乘的大白牛車。

所以省庵大師說，假如我們想修學如來乘的法門，必先具發菩薩四弘誓願。我們中國人所學的都是大乘法門，所修的也都是大乘法門。因為恐怕有人不曉得發這種大乘菩薩願，所以我們這一次來提倡，並且把省庵大師這篇妙文介紹給各位，希望每一位大菩薩都能把這種菩提願發起來。「不可緩也」，就是不能再拖延了。這篇文章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分。我剛剛講的這是序分當中的前段，後面的一段，留到晚上再繼續講吧！

然心願差別，其相乃多。若不指陳，如何趨向？今為大眾略而言之。相有其八，所謂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是也。云何名為邪、正、真、為、大、小、偏、圓耶？

勸發菩提心文，講到這裡，已經向大家介紹了心、願為修行的中心。所謂發心可以做入道的重要門徑，立願乃是修行的急務。然而心要如何發呢？願要怎麼立呢？在這第二大段裡，就要詳細地來加以說明。

所謂心願要發起來、建立起來，有很多不同的差別行相。這許多不同的差別行相一定要指示出來，才能讓我們知道，它的種類有多少，功用有多大，然後才可以知所趨向。所以省庵大師接著上文說道：「今為大眾略而言之」，就是要簡單而大略地把發心立願的差別行相指示出來。正文說：「相有其八，所謂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是也。」上面說的這八種行相，可以把它分成邪與正、真與偽、大與小、偏與圓四對來說明。四對八句是發心立願的不同行相，下面就來解釋一下，然後什麼是邪和正，真與偽，大跟小，偏同圓，就明白了。

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，但知外務。或求利養，或好名聞，或貪現世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邪。

這一段文字是在說明邪心的行相。這些話是指一般人說的。在這個世界上有這麼一類的修行人，看起來他也相當地認真，一向都在做著修行的工夫。不過他們修行的方法沒有經過知識的指點，沒有能夠得到正確的門徑。他們不知道參究自己的心性，只知道向外務去發展。因為佛法講一切唯心造，成佛是要靠我們這個心，做眾生也是由我們這個心。所以真正修行，首先要將我們的自心弄明白，才是正途。若不在自心上下功夫，而只是在外表上去做作，就不對了。這種做外務工作的人，目前在佛教界來說，實在是相當地多。就以我們臺北的信徒來說吧，他們一個月可以接到好多張的通知單，這裡也要做法會，那裡也要裝金塑像、起廟造塔，或是印經放生等等的活動。這些信徒，有些是很喜歡地在做，也有些會抱怨。喜歡做外務的人，他有什麼作用呢？下面就要來解釋。

「或求利養，或好名聞」：上一句是偏重對出家人來說的。因為有些出家人，每天都在忙於應付一些經懺佛事或法會，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心性的證悟，可能是想多認識一些信徒，可以多化到一些緣，多得到一些利益、供養。或好名聞，是偏重於對在家人說的。

有些在家人信佛以後，不思求師訪道，只知到處參加活動，作一些功德。其目的不是為了修布施行，而是在想讓大家知道，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施主、大居士。這是兩種偏好追求外務的行相。一個真正修行的人，是不會這樣做的。記得我的大師公智光老和尚常對他的弟子說，你儘管接到多少法會通知，但你不妨先衡量一下，是我應該去的才去，不應該去的就不要去，因為學佛不是在做應酬、交際。然而什麼地方應該去？又那裡不應該去呢？我的看法是，如果這個地方講經，如果這個道場是在宏法、修行辦道，有真善知識在主持、指導，我們應該去參加，因為參加了可以在那裡求到福德，求到智慧。印光大師是近代的高僧，他老人家告誡他的弟子說：

「一個真正的修行人不要亂跑，常念生死、無常，阿彌陀佛聖號常常放在心上。一句佛號念好了，功德就很大了。」這是幾句非常重要的法語。日本的佛教比較有制度。他們的信徒，在那個寺裡歸依的，就到那一個寺裡去參拜，所以他們不會跑東跑西。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制度。

「或貪現世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」：這種情形大概是指一般到寺廟裡燒香、拜佛的人說的。一般人到廟裡燒香、拜佛、做功德，大抵都是希望佛祖、菩薩保佑他的家庭幸福、平安，子女乖巧、聽話，身體健康，事業發達。這些都叫做現世的欲樂。如果他懂得做功德，將來可以得到好的果報，他就會把希望寄託於將來的善果報。這種做法並不是完全不對，只是與我們學佛的中心，有一段很長的距離。

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邪」：因為求現世欲樂，或為求未來果報，或為求名聞、利養，這些都與修學佛法的正因沒有發生關係，所以說，它是邪。這種發心是一種貪婪迷妄的邪曲心理，不是真正學佛的人應該有的心態和做法。

既不求利養、名聞，又不貪欲樂、果報，唯為生死，為菩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正。

另外一種人，他也發心學佛，但是他與剛才所說的那種人的心態是不一樣的，而且是剛好相反的，就是說他既然不求利養、名聞，又不貪圖欲樂、果報。那麼，他發心的目的是什麼呢？第一、他是為了了脫生死，因為我們眾生無始以來一念不覺，流浪在生死當中，這頭出，那頭沒，痛苦不堪。今天幸而聽到佛法，有了出苦的法門，很希望利用這一生的光陰，趕快修成功、出生死。不過，要真正地了脫生死，也有幾種差別。聲聞人的修行，主要就是為了了脫生死、出三界。但是他是只為自己了生死的自了漢。所以下面一句緊接著「為菩提」——為了要證得無上菩提果，所以才發心來修行。那是修學大乘佛教，它是要以菩提心為基礎的。我們的生死大事固然很重要，但是發起菩提心來，除了要解決個人的生死問題，還要解決一切眾生的生死大事。這樣發心才是大乘菩薩的精神。能夠念生死苦、發菩提心，能夠「如是發心」的話，那就「名之為正」發心。

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眾生。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；觀眾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。如登萬仞之山，必窮其頂；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真。

真正發心學佛的人，要像這文上所說的去做。大乘菩薩就是要「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眾生。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；觀眾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」。既然發了菩提心，就要真行菩薩道；既然立下了堅固志，就要填滿大願海。成佛這條道路雖然非常地遙遠，需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抵達，但是已發心的行者，不會因為成佛的時間太長遠，而生起退怯之心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道雖然長遠，但是今天我們有幸，能夠走上了這條成佛之道，遲早總有到達目的地的一天。「觀眾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」，普賢行願品說：眾生無盡，

眾生的煩惱也無盡。要度盡眾生，自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一般人談到度眾生都很害怕，但發了菩提心的人是不會害怕的，因為眾生是我們成佛最重要的資本。在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裡面說：

「……是故菩提屬於眾生。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」沒有眾生，我們學佛的人就無佛可成，因為眾生是我們修福、修慧的對象。我們要有機會來為眾生服務，才能修到福德和智慧。有了這樣的瞭解，那麼眾生不管怎樣多，我們也不會對度眾生這個工作，生起厭惡、倦怠的心來了。

從前有一個故事說過，有一位老和尚，帶著一位剛出家的小沙彌，出去行化。走在路上，照規矩，小沙彌是要走在老和尚的後面，替老和尚拿東西、背包袱的。當時小沙彌拿著東西在路上走著，看見田裡耕田的牛，不但要喘大氣，而且還不時被主人鞭打，很辛苦。他一念慈悲心發起來了，心想：「眾生很苦。將來我要來度他們，使他們離開痛苦的畜生道，超生善趣！」那知，這位老和尚有他心通，知道小沙彌發了大悲心，馬上把小沙彌的包袱接過去，並且說：「小沙彌，你到我前面走，包袱給我來背！」小沙彌有些莫名其妙。但師父既然吩咐，就依教把東西交給師父，走到師父前面去。過一會兒，小沙彌看到很多的鳥都在田裡覓食。他心裡又想：「哇！那麼多的眾生，怎麼度得了啊！我看，還是趕快修我自己的心，早一點了脫生死算了！」那知，他這種心一發，老和尚又知道了，於是又對小沙彌說：「你把包袱拿去，到我後面走吧！」

這個故事說明了，發心度眾生的就是大乘菩薩，不發心度眾生的是小乘自了漢。菩薩才是值得人們尊敬的大士。我們修學大乘佛法，要發菩薩心、立菩提願，要有如登萬仞的高山，必窮其頂的精神。山不管怎麼高，我既發了心要登，就一定要爬上那個最高的山頂，才算達成我的心願。又「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顛」，好像要爬上九層的寶塔，不要因為這塔很高就不爬了。一定要到達它的頂



層，才算成功。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真」，一個發真心行菩薩道的人，就要具備這樣勇猛無畏的精神，堅忍不拔的毅力，為佛道、為眾生來發心，這是真正的發心。古人說：「行者必至，為者必成」，確屬至理名言。

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，內濁外清，始勤終怠。雖有好心，多為名利之所夾雜；雖有善法，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偽。

這種發心是一種虛偽的發心。虛偽發心的行相是有罪業，不知道去懺悔；有過錯，不肯去改正。過是無心所犯的罪過，罪是有心所犯的錯失。一個人既犯有罪過，就要能去悔改，所謂：「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這種起碼的做人的道理，都沒有能做到，或者故意隱瞞自己的過錯，都是一個修行人所不應有的行為。所以說，這是一種虛偽的發心。要知道，我們心理上的罪與福，就好像是天秤上的輕重量，不成正比例的。罪重的人，福就輕；福重的人，罪就輕。真正的修行人要不斷地懺悔，把罪過懺悔掉，福德才會增長起來。所以我們假使遇到不如意的事，例如身體不好啦、家庭不和啦、事業不順利啦等等，不要去求神問鬼，也不要去算命、卜卦，趕快自己來對佛懺悔，趕快來做功德。懺悔了業障，做起了功德，命運自然就會改善。還有懺悔必須要時時刻刻地來做。每天早晚拜佛，就不要忘記懺悔，因為罪業在我們心靈上，就好像我們所穿的衣服上面的污染一樣，天天洗，衣服就會保持乾淨，天天懺悔，我們的心靈就會保持清淨。心靈清淨，沒有罪業，我們的福德就增長起來了。因此，我們假如真正想學佛，但是不肯懺悔，或不會懺悔，或有過失，怕人知道，不好意思就不去懺悔，那都是最沒有智慧的人，這也就是一種發虛偽心學佛的人。

什麼叫做「內濁外清」呢？就是有一類修行人，專門裝模做樣，外表做得好像很認真、修行很了不起的樣子，但是他的內心實在是充滿貪、瞋、癡的。還有一種修行人「始勤終怠」，就是他剛

開始學佛的時候，好像恨不得馬上就要成佛的樣子，不眠不休，可是過不了多久，五分鐘熱度一過去，他就佛也不想念了，香也懶得上了，甚至於不太願意再繼續修行下去。這叫做始勤終怠，也是一種發虛偽心的表現，不是真正的發心。

以上這兩種修行人，「雖有好心」，信佛修行，但是「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」。這種人學佛，還是在佛門裡想求得名利。名利心夾雜在道心當中，當然不是真正發心了。「雖有善法，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。」這些信佛修行的人，雖然他也在寺廟裡做功德，甚或也歸依了三寶，可是他犯的罪過比他所修的福德還要多。一點點的功德被罪業抵銷掉了，就等於沒有做功德一樣。像以上所說的這幾種人的發心，就是虛偽的發心。這種發心，當然不可能達到成佛的目標了。

眾生界盡，我願方盡；菩提道成，我願方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大。

這一段文字，是在說明發大心的行相。我們佛教主張四種無盡。第一種是虛空無盡，第二種是世界無盡，第三種是眾生無盡，第四種是眾生的業無盡。這裡所講的眾生界，是指所有在六道裡輪迴的一切有情。眾生的範圍有了盡頭或有了邊際的時候，我的願也就盡了，而事實上眾生界是沒有邊際、沒有盡頭的時候，那麼我的願，也是沒有窮盡的時候。「菩提道成，我願方成」，菩提道就是覺悟的佛道。我們學佛的目的，就是要證菩提果，成菩提道。所以我的願要等到什麼時候，才能成就呢？要等到我成佛了以後，才算成就。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大」，像這樣的發心，就叫發廣大心。為什麼發這樣的心，就叫發廣大心呢？因為我們行菩薩道，修學佛法，最主要的兩件大事：一、上求諸佛的大覺，而菩提道就是諸佛大覺之道；二、下度六道的眾生，所謂下化眾生。如果這兩件事都

做圓滿了，我的願心也就圓滿了，我所修的大覺佛道也就圓成了。所以這種願心叫做廣大心啊！

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怨家，但期自度，不欲度人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小。

這個小就是剛才那個大的相反，這種發心，是指小乘聖人而說的。小乘聲聞、緣覺的聖人啊，他們發心學佛，是急於求了生死，因為他們把三界看得太苦了，好像把它當成牢獄一樣，把生死也看得太苦了，視同冤家一樣。生死的事情的確是很苦的，為了解除這兩種痛苦，所以要想趕快離開這痛苦的世間。這是聲聞、緣覺聖者的發心。這個三界，是指我們眾生生活的環境。第一種就是欲界，我們人乃至六道的眾生，都在裡面。欲界也有天，有六重天。昨天所說的魔，就是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，這是第一重。第二重叫色界天，色界天有十八重梵天，色界天人要修十善，還要修定，叫未到定，就是還未達到佛境的定，是一種修凡夫定而生的天。還有第三重，叫四空天或無色界天，這種天人就是生活在純粹的精神狀態中。天上的人沒有什麼痛苦，可是他還在生死輪迴之中。那無色界最高的一重天的天人，壽命有八萬大劫，八萬大劫過了以後，他還是要輪迴六道生死的。所以說，三界也並不是頂好的地方，因為三界還是不究竟、不永久的。

修聲聞、緣覺乘的聖者，他不要在三界內生活，更厭惡生死的輪迴，所以他只希望，自己趕快脫離生死的輪迴，別人的生死，他根本不管；他只要自度，不度眾生。這樣的發心，就是發的小心。

若於心外見有眾生及以佛道，願度，願成，功勳不忘，知見不泯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偏。

偏就是執著於一邊。執著心外有法的人，我們叫他外道。真正的佛法講「萬法唯心」、「三界唯識」；一切都是心識之變現。所

以，主張心外有眾生可度、有佛道可成這種學佛的人，就是佛理沒有通達，而產生了錯誤的偏執，所以要度心外的眾生，要成心外的佛。有這種偏執的人，就有一種功利的思想，他把度眾生當成一種功利的事業。他覺得，眾生是他度成的。實際上，眾生也好，我們自己也好，我們的心、佛和眾生是一體的，心外無佛、無眾生。佛與眾生都在我心裡。所謂自性是佛，自性是眾生，眾生是自性自度。佛教裡有兩句話說：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。」佛自己不認為他能度眾生，他只是告訴眾生一種成佛的方法，實際上眾生是自己度自己。假使佛告訴我們的是成佛的方法，而我們不依照那方法去進修、去求證，佛也沒有辦法幫助我們成佛。

這種有佛、有眾生、我能度眾生的偏差觀念，不把它消除掉，功利思想的偏執不肯丟棄掉，那他發心學佛，就是發的偏心，偏者，偏在一邊，不是中道。這就不是真正合乎佛的宗旨而發的心了。

若知自性是眾生，故願度脫；自性是佛道，故願成就。不見一法離心別有。以虛空之心，發虛空之願，行虛空之行，證虛空之果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圓。

圓是圓滿，發圓滿的心。假如有一類學佛的人，他知道自性是我們的平等心性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種一真法界心，就是自性。自性是眾生，所以我們要發願去度他；自性是佛道，所以我們要發願去成就他。自性是每一個眾生都平等具有的。依照佛陀的聖言量，我們知道，自性可以成眾生，也可以成佛。一念覺悟，就是佛；一念迷昧，就是眾生。所以根據這個平等的思想，眾生本來是佛，佛才要度眾生，眾生也要知道自己是佛，要發起圓滿心來，進修成佛。

這個自性平等的思想，在六祖壇經裡，發揮得很周詳。五祖弘忍大師為六祖慧能尊者講金剛經，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這句話的時候，慧能尊者頓然大悟。他脫口說出好幾句發自自性的話。他說：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」

自性上一切的功德，都在我們的自心上圓滿具足，這種境界就是佛陀所證的圓滿佛果。

如果你能瞭解自性的功德，你就能達到「不見一法離心別有」。這是在加強心外無法的道理。我們的心量如虛空一樣的廣大，心體之大超越了時間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限制，超越了空間——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四維、上、下的限制。所以我們要拿出這種如虛空一般的心量來發願。因為心包太虛，一切眾生都在我心中，諸佛的功德也在我心中。度眾生是我份內之事，成佛道當然也是我份內之事，所以說：「以虛空之心，發虛空之願，行虛空之行，證虛空之果，而無虛空之相可得」。虛空本來就無形相可得，我們的心性也不可以拿出一個長短、方圓的形相來看的。這樣的發心就叫圓，圓滿的發心就是這樣。

在座有好多位都受過菩薩戒，受戒的時候，戒師問過我們的話，說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無一眾生不度，對不對？」你們都回答：「對！」所謂眾生無邊，我們都要去度，這種口氣多大呀！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口氣呢？因為我們的心如虛空一樣，所有的眾生都在我們的心裡，都要去度他。不要說：「眾生太多了，我度不了！」要瞭解當時我們回答說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無一眾生不度」這句話的意思。

過去禪宗有一位祖師，一天在看經，有一位學者來參訪他，一看到祖師在看經，就向前請問說：「您老人家還在看經啊！」他的

意思是說：「你是一位祖師，你已經悟道了，還需要看經嗎？」祖師給他回答的話很有意思，他說：「沒有什麼啦！這不過是遮遮人眼罷了！」這句話是句普通的客氣話，好像在說這沒有什麼，人家以為我也在修行，其實這不過是遮遮人眼罷了。不過這句話裡面，含有很深的禪機，就是說，經是佛的法身，我在這裡看經，等於是我的心和佛的法身相應，盡大地，就是我的一雙眼睛；盡虛空，就是佛陀的經卷，法界心性，就是這樣普遍而廣大的意思，也就是楞嚴經所說的：「心包太虛」的意思啊。

知此八種差別，則知審察；知審察，則知去、取；知去、取，則可發心。

發心的八種不同，我們瞭解了以後，要如何在這八種的發心裡去選擇、去審察一番，怎樣的心可以發，什麼樣的心不要發。知道審察了，就知道去、取。去就是去除，取就是進取。大家都認為不好的「邪心、偽心、小心、偏心」，我們要努力去除掉它；我們要發的心是「真心、正心、大心、圓心」四種心，這就叫做去、取。

云何審查？謂我所發心，於此八中，為邪，為正？為真，為偽？為大，為小？為偏，為圓？

這就是叫我們自己來審察一下，我們所發的心，在這八種心裡面，屬那一種心呢？不消說，當然是要發正心啊！我相信，在座的各位，大概是不會發邪心的。我們學佛一定是要發真心，也絕對不會發偽心。依照研究的結果，我們發現，偽心比邪心所形成的罪過還要大呢！因為邪心的行相粗顯，很容易辨認出來，同時他如果受人規諫，或者良心發現，還可以改正。而偽心就不同了，它是存心欺騙人，偽裝外表，使人不易察覺，實際上，他的所作所為，無非是圖謀個人的名聞利養，這是最要不得的一種心態。還有，我們在八種心裡，要發的是大心，還是小心？是偏心，還是圓心呢？這四

種心比較深，是依照佛法來發的，而前面說的那邪、正、真、偽四種心，則在先幫我們理出一個正確的觀念。當然我們是不會去學羅漢（發小心），甚至也不懂得阿羅漢的修行方法。我們是要學菩薩，因為大乘佛法是教我們要行菩薩道，要度眾生的。我想，我們在座的各位不會發小心、偏心，一定會發大心、發圓心的。但是過去也許沒有那麼詳細地瞭解、辨別，經過省庵大師給我們這麼詳細的說明以後，我們就更加地會得到一個正確的方向了。

我們臺灣是個佛教的聖地。現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，臺灣佛教非常興盛。臺灣同胞在宗教信仰這方面，根據內政部國民宗教信仰所做的登記顯示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信佛教。這幾年來，我們參加中國佛教會或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活動，我們也經常和天主教、基督教人士聯絡，或一起工作。據說，天主教和基督教所擁有的信徒加起來，才六十萬人。我們臺灣總人口有兩千萬人，真正有宗教信仰的，除了六十萬人以外，可以說都向內政部登記為佛教徒。不過這百分之七十五的信徒當中，分子就很複雜，因為道教混在裡面，一貫道也混在裡面，現在還有什麼理教、天德教、軒轅教等等，這許多人也都不排斥佛教的價值，而他們真正懂得佛教是什麼嗎？這就很難說。所以我們希望，在座各位居士聽了這篇發菩提心文以後，能去向大家說明，什麼是真正的佛教，佛教的標準在那裡。譬如說，我們臺灣在剛剛光復之初，本有很多人信佛教，但是臺灣佛教有先天派、龍華派之分，這種也是過去的一貫道這一類的宗教，實際上說來，並非真正的佛教。所以我們要發心來選擇、審察一下，一方面要審察我們自己，同時也要審察一下我們的佛教徒。我們不要排斥他們，我們要把他們引歸真正的佛教。

云何去、取？所謂去邪、去偽、去小、去偏；取正、取真、取大、取圓。如此發心，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。

這幾句話是辨別心願之行相，作為建立修行標準的總結文字。就是說，我們學佛的人，應該從這八種心中，來一個分別和選擇，以決定我們學佛的方向。如何去除掉那些不要的心，又如何把需要的心進取過來。省庵大師指示我們，選擇的標準是要去邪、去偽、去小、去偏。這四種心，我們不要，要去除掉它。反過來，我們要取真、取正、取大、取圓這四種心，這是我們要進取的。假如真正如此發心，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。這是發菩提心的一個最重要的抉擇，不可不知！

那麼，關於邪、小、偽三種心，我們已有了認識。至於那偏心，還不甚了解。到底什麼是偏心呢？簡單地說吧，心外有法是偏心。有一種人偏執於他的一宗，例如修淨土的人，就喜歡排斥其他的法門；如修三論空宗的，就一定要一切都空，不能有有的主張，如果有人主張有的教法，就要遭到他的批評，甚或破壞，這都是偏。真正的學佛呢，應該瞭解，既然都是佛說的，佛法在中國流傳衍化，計有八個宗派，這八個宗派當然有其不同的主張，我們都應該兼收並蓄、包融合作，如果堅持自是非他的心態，那都是偏。那種偏執的心，我們不要發。

佛教裡有空宗與有宗。有宗是屬法相唯識這一派，是玄奘大師所創立的，又叫慈恩宗。空宗是嘉祥尊者所領導的，就是三論宗。這兩宗的思想是站在相敵對的立場，一個主張有，一個主張空，彼此互相糾纏。實際上，我們學佛法的人不該有這種偏執的思想，因為空的道理是佛說的，有的道理也是佛說的，佛是站在兩種不同的角度來發揮真理，我們用現代的話來說，空宗是用一種否定的方法來顯示真理，有宗是用那肯定的方法來顯示真理，而目的都是一樣的，只是用的方便不同而已。要知道，所謂空，是空其相，並不空其性。而有哩，也一樣祇是有其假相，而並非有其實性，這叫做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，有什麼可分的呢？假如拿佛說的妙法，來偏執己見，就不對了。這是對偏心的一層，更詳盡的解釋。



前面說，心外取法謂之偏，那是對外道講的；現在說偏執一宗的偏，是對佛教徒說的。

## (二)正宗分

此菩提心，諸善中王，必有因緣，方得發起。今言因緣，略有十種。何等為十？一者，念佛重恩故；二者，念父母恩故；三者，念師長恩故；四者，念施主恩故；五者，念眾生恩故；六者，念生死苦故；七者，尊重己靈故；八者，懺悔業障故；九者，求生淨土故；十者，為念正法得久住故。

佛教主張一切諸法的生起，都要仗因託緣，因緣具足，事法建立。發菩提心，這件成佛正因的大事也不例外，所以說，菩提心是諸善中王，要使它發生起來，也必須要有因緣，才能夠正式成就。菩提心的含義，我們都已懂得了，這是一個成佛的正因。說它是「諸善中王」者，是所有的世間、出世間的善法中品位最高、價值最大的善法，所以稱它為諸善中王。世間的善，譬如世間的好人好事，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好人好事以一忠、二孝為最基本。所以說世間的善事，能夠對國家盡忠，能夠對父母盡孝，這就是一個好人好事的表現了。另外若對國家盡忠這一方面來發揮呢，孟子有所謂殺身成仁、捨生取義，能夠做到成仁取義，這是一種世間最大的善事。那麼，這種善法做起來，就成為社會中的好人，成為國家的忠臣，成為一個家庭的孝子，受到人們普遍的尊敬，這是世間善法中最有價值的表現。我們要知道，這是一個由誠心表現出來的孝德。還有一種是不做的好事。什麼事假使不做，就不會傷害到他人，對自己可以積存德性，那也是一種好事。什麼事情不要做呢？儒家說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動」。這些約束行為的規定，能使人格提昇，品德完美，這是一種不去做它就能成就的好事。

我們佛教出世間的善事就更多了，如三歸、五戒，這是一個完成人格的基本好事。假如再進修十善法，那就可以生到欲界天上去，享受天福。這是欲界天的好事。第三種是修上二界的四禪八定。四禪就是色界天所有的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。這是一階一階上升的程度，不過這種禪叫未到定，這是生天的條件。所謂八定，除四禪以外，還有無色界四空天。無色界天人進修空無邊處定、色無邊處定、無所有處定、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四定，合稱四禪八定。修四禪八定的人可以生到色界、無色界。第四種修戒、定、慧，加上四諦、十二因緣法的修學，可以完成二乘聖者的功德。第五種就是修六度萬行。華嚴宗講修十度萬行，再加上發菩提心，這是菩薩乘的善法。菩提心是成佛的善法，所以說，菩提心是諸善中王。所有的世間、出世間的善法當中，以菩提心的價值最高，因為它能使我們成佛，所以說是諸善中王。省庵大師說，發起菩提心要具備十種因緣，這十種因緣，就是這篇文章的正宗分，所要發揮的主要意義所在。

第一種的大因緣是「念佛重恩故」。我們很幸運能夠得到人身，我們更幸運的能夠聽聞到佛法。佛陀對我們有轉凡成聖、拔苦予樂的恩德。假如我們沒有得到人身，就無法得到佛法；我們沒有得到佛法，就永遠沒有辦法去超脫生死輪迴的痛苦，也永遠沒有辦法得到轉凡成聖的機會了，所以說，佛陀的恩德是太重大了。這一點的詳細內容，後面正文有說明，現在祇為大家先講一個題目而已。

第二種的大因緣是「念父母恩故」。我們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恩情，所以要發菩提心。父母對我們的恩德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尤其是結過婚、生過孩子，為人父母的人，就更加瞭解了。父母在生我們、養我們的時候，他們所付出來的代價和愛心，是非常之大的，所以一個人如果不知道報答父母的深恩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，他簡直不夠資格做為一個人。

第三種的大因緣是「念師長恩故」。為了要報答師長的恩德，所以要發菩提心。師長對我們的恩德，我們都很瞭解，因為我們都曾受過師長的教誨。以一個在家人來說，從師長那邊接受教育之後，我們方才知曉禮義，並且得到書、數、技藝等各種知識，能學到謀生的專長。這都是師長給我們的恩德。我們出家人的師長恩德就更大了，因為師長度我們出家，增長了我們的法身。再加上教授師、羯磨師、和尚、阿闍黎來為我們授戒，成就我們的戒身，增長我們的定、慧之身，從而得到三學增上，進修梵行，使我們離苦得樂，轉凡成聖。所以出家的師長對我們的恩德就更大了。

第四種的大因緣是「念施主恩故」。施主是布施我們的資財，讓我們維持生活，可以安心修道的人。在佛經上說，一個出家修道的人，他的生活所需，如衣服、飲食、房舍、醫藥等資生之具，皆靠施主布施，無欠無缺，方能安心行道。施主有財施護法的這種大恩德，所以我們要發心報答。

第五種「念眾生恩故」。眾生是指六道當中的眾生，他（牠）們對我們也都有恩。因為佛教講輪迴，我們無始以來在六道輪迴當中，一會兒到天上，一會兒到人間，一會兒到牛胎，一會兒到馬腹，所以到處都有父母。我們過去世的父母就在六道輪迴當中。我們要發起心來，以佛法來報答他們，要使他們都能夠依法修行，超生淨土。這是報眾生恩的重要方式和理念。

這個六道輪迴轉世的事，現在人可能會說：「我沒有看見過，我不相信！」我想起一個故事：在清朝中代的時期，大約一百多年前的時間，在大陸浙江省的東部，有一位屠夫姓陳。他的家庭非常窮困，靠殺豬來維持生活，一直過著清苦的日子，而他有一位妹妹命好，嫁給一個有錢的人家。因此每當那位屠夫哥哥缺錢的時候，就向他的妹妹借錢周轉。

在他身體好的時候能工作，把錢借去暫時周轉一下，等有錢了再還給她，這樣有借有還，倒沒什麼問題。後來因為哥哥年紀大了，又常常生病，生活就愈發艱難起來。有一次他病得很重，向妹妹借了十塊大洋來醫病，但是沒有能力工作，所以這十塊大洋錢還不起了，內心感到很痛苦！妹妹看了這個情形，也很同情他，就說：「哥哥！你不要擔心！那十塊大洋就算我送給你好了，不要你還了！」這是一句寬慰的話，但是親兄弟明算帳，借錢時還是立了一張十塊大洋的借據，妹妹雖然說不用還，但是借據沒有毀掉，所以借貸的事實還是存在的。這位陳姓的屠夫不久就死了，為了還這筆債，就投胎成一頭豬，到他的妹妹家去。

在他（陳屠夫）過世的第二年，要過農曆年的時候，這個陳屠夫的兒子和他的太太，在一天夜裡，兩個人同樣做了一個夢，夢到他的先生回來，跟他太太說：「明天我妹妹家有人要來帶大寶去殺豬，你教大寶殺豬以後，不要在他家吃飯，但記住向姑媽要那張十塊大洋的借據把它毀掉，因為那頭豬是我變的。我就為這筆債而無法轉世做人，現在以一條豬的生命來償還這筆債。」第二天早上母子二人把做夢的情形告訴對方，竟然是一樣的夢，所以母子兩人很傷心地痛哭起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妹妹家裡真的來人請大寶殺豬了。大寶只好把眼淚擦乾，跟著來人去到姑媽家去殺豬。豬殺好以後，姑媽說：「大寶！今天不要趕著回去，留在這裡吃了午飯再去！」大寶說：「姑媽！我今天不能吃飯，一定要回去。嘔，我想起來了，爸爸生前向您借十塊大洋的那張借據，請您把它拿出來毀掉。」他姑媽很奇怪地說：「大寶！你怎麼忽然提起這件事來呢？」大寶於是向她姑媽說明了夢中的情形，姑媽聽了，很傷心地說：「傻孩子！你來的時候為什麼不講呢？你如果講了，我們就不殺這頭豬了。既然這頭豬是你爸爸來投胎的，我們也不忍心來吃牠，就把牠抬去埋葬了吧！」姑媽同時也就把借據從香爐下面拿出來毀掉了。

這是一個輪迴轉世記載得很詳細的故事。這種輪迴轉世的事情，在現代世界上也常常有人發現，而且還著之於書來介紹給我們知道。這種事實不論是在印度或歐洲、大陸等地方，都有發生過，而這個陳屠夫的故事，我記得比較清楚，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。為了這個理由，所以我們要念報眾生恩。要知道，我們的親眷無始以來，在六道當中輪轉的一定不少，所以我們佛教主張戒殺、放生，也就是因為有這一方面的道理。我們假如把眾生任意殺來吃，那可能傷害到我們過去生的父母眷屬。誰願意殺害自己的父母、眷屬來充當口腹呢？何況佛說，他們都有一天會成佛的。我們不食眾生肉，提倡戒殺、放生，就是愛惜這個佛性，同時也不忍心殺害未來佛的緣故啊！

第六大因緣是「念生死苦故」。生的痛苦，我們忘記了。一個人剛生下來的時候，懵然無知，所以什麼也不知道。死的痛苦，我們還沒有經驗，也無法說出其中滋味。但是我們看到人家死的時候，那種痛苦的情形是非常令人難受的。古人說，生的時候好像一隻烏龜，活生生地把牠的殼脫掉一樣。殺烏龜據說是用一支木棍，從頭的地方把它的肉敲出來，這叫做生龜脫殼。那樣的痛苦是不難想像的。而死的時候，就像一隻活活的牛，把牠的皮剝下來一樣，那就叫做活牛剝皮。那樣的痛苦，也算得上是最淒慘的了。所以說，生死的苦，我們不讀佛經，還不知道。讀了佛經以後，我們明白了生死苦況，所以要在這一生當中，把生死了了，不再受生死苦，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祖師要我們念生死苦，發起菩提心來修行。

第七種大因緣是「尊重己靈故」。我們讀了佛經，知道我們每個人的靈性，都有成佛的可能，所以把它叫佛性，而且每個眾生都有佛性。這是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的偉大覺悟所發現。我們真要感謝他！佛陀是一個人經過修行而成佛的。我們也是人，而且也有成佛的靈性，我們為什麼不學佛修行？為什麼還要在生死道裡，受這

輪迴之苦呢？把我們這種成佛的靈性埋沒掉，實在太可惜了！同時我們應該想到，佛跟我們一樣地有此佛性，而佛因能發心修行，所以他成佛了。我們雖有佛性，但不肯發心修行，寧願長期流浪在生死道中，太不知慚愧了！為了要尊重我們自己的靈性，尊重我們的佛性起見，所以我們也要發起菩提心來修行啊。

第八種大因緣是「懺悔業障故」。我們眾生之所以沈淪在六道中輪迴受苦，就是因為有無始以來的業障，使我們不知醒悟，所以長劫輪轉，永無了期，糊裡糊塗，造了很多的惡業。倘若是上等的惡業，就會墮地獄；中等的惡業，就要墮餓鬼；下等的惡業，就要墮畜生。因為有了業來障我們的菩提道心，所以也不知道發心修行，太可憐了！現在，我們很幸運地遇到佛教，讀了佛經，知道這個懺悔法門，我們應該趕緊依自誓法懺悔。懺就是要向人說明我們所犯的罪，這叫發露。悔就是自己內心來改過，不要再做了。這就是懺悔業障，也是發菩提心的重要因緣之一。

第九大因緣是「求生淨土故」。因為在娑婆世界學佛，生命短暫。想要一生成佛，不容易；轉過一世，又恐怕會忘記繼續修行。所以佛給我們開了一個特別方便的法門，讓我們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淨土中去修行，因為生到極樂世界，就可以得不退轉，一直到修行成功以後，再來度眾生，等於留學一樣。我們華嚴宗叫我們生到華藏世界。華藏世界也是淨土。生華藏世界的範圍比較寬，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度眾生，要跟眾生結緣。所以佛經有說：「未成佛果，先結人緣。」又說：「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是菩薩的發心。」所以我們華嚴宗是以完成菩薩的萬行為修行的重要科目，並不積極地求了脫生死，而是希望修菩薩道，所以鼓勵大家，要迴向往生華藏世界，廣度眾生！

這裡可能有人會懷疑：「佛經說，生西方極樂世界可得不退轉。那生華藏世界，萬一迷失了，怎麼辦？如果退轉了，就要墮落

了。那生華藏不就等於沒有保障了嗎？」這一點，我必須加以說明。往生淨土，信、願、行三資糧最為重要。所謂業不重，不生娑婆；願不切，難生淨土。基於此理，吾人求生淨土，願力為先。若人願力真切，則往生必能如願。以是大家在每天念佛時，固須發願迴向，就是做每一件功德的時候，都要發願迴向華藏世界，跟求生西方極樂一樣，以極誠懇的心情，發深切的大願。願力如果具足成就，我們臨終將轉世的時候，全依此願力而轉。如果行人的願力與彌陀如來相應，則生西方極樂淨土；若其願力與毗盧如來相應，則往生華藏淨土無疑。還有什麼退轉可擔心呢？因為眾生是由業力的牽引，是被動的，是非去不可的，而菩薩的願力是自動自願，即使是去受苦，也是自願的。為了度眾生而受苦，菩薩是不會畏懼的。這種仗願往生還是自在的。

第十大因緣為「念正法得久住故」。佛法住在世間，眾生就有出苦的希望。所以華嚴經要我們每個佛教徒，發心紹隆佛種，住持正法，使正法常住世間，眾生就有得度的希望。為了要完成這個大功德，所以我們也要來發菩提心。我們要使正法久住，必須弘揚佛法，這是很重要的。這個地方如果原來已經有佛法，我們要加強來弘揚它。這個地方如果一向沒有佛法，我們要趕快把它建立起來。

譬如說，在民國三十七年，我剛到臺灣的時候，臺灣各地的寺廟裡，只有金剛經、早晚課誦本，很少有作研究佛法的經書。那麼，我就跟我一位姓張的老師商量，我們來流通佛經。於是就到上海三家佛學書局去，要了目錄來看，那些是可以流通的經書，那些是可供研究的論著，一批一批地請到臺灣來，成立覺世圖書文具行，流通法寶。從三十七年的十二月開始，到三十八年的四月底、五月初，上海無法再出書為止，這期間我們請了幾十萬元代價的經書到臺灣來流通。所以說，最初臺灣光復以後，能有佛經流通，是我和張老師到臺灣來以後，對臺灣佛教的一點小小的貢獻。這也就是使正法得久住的一種用心。所以佛陀規定，出家弟子要弘揚佛

法，在家居士要護持正法，目的也就是要令正法得以久住，不要讓人間失去佛法。發菩提心的十種大因緣，簡單地介紹如上。

云何念佛重恩？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。為我等故，行菩薩道，經無量劫，備受諸苦。

省庵大師告訴我們，要發菩提心必須要有特殊的因緣，他在這篇文章裡舉出了十大因緣，現在我們講的是第一個大因緣——「念佛重恩」。佛就是指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，佛對我們有很大很重的恩德，因為眾生輪迴在生死道中，苦不堪言，釋迦牟尼佛，本是很久以前就已經成了佛的古佛，他不要在常寂光中享受寂靜之樂，而在兩千五百多年前，再度的發慈悲之心，降生到我們這個世界中來，「示現成佛」。

釋迦牟尼佛從過去學佛開始到成佛，固然是為了救度眾生，他為了求取佛法，不知受了多少的辛苦，這一次再到娑婆世界來示現成佛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而佛的這些作為，他都是為了我們眾生啊！所以說，他對我們的恩德很重。釋迦牟尼佛，最初發心學佛的時候，跟我們同樣的是凡夫身，然後，他因為觀眾生苦而發菩提心，於是他開始修學佛法，行菩薩道，終於完成了大覺佛果。

這「釋迦」二字是佛的種族名，譬如說我們是大漢民族，釋迦牟尼佛是釋迦族的人。「如來」是佛的十種通號之一，他本來的名字叫喬達摩·悉達多，譯成中文叫一切義成的意思，一切的善事都會成功，一切的真理都會悟達。這是他在俗家時用的名字。「如」，是佛他所悟到的真理；「來」，是來教化眾生，所謂「乘如實道，來化眾生」。如果從比較理性的方面來解釋，釋迦就是「能仁」的意思；就是能行仁道，愛好和平的意思，也就是具足大悲心的意思；如來是證到真理來度眾生，這本是一種大智慧。所以釋迦如來



這個名號，包含了以大悲心、大智慧來關懷一切眾生，把人類從神權信仰的困伏中解救出來，走向理性的光明大道。

佛在最初發心的時候，是以大悲心為出發點，因為佛看到眾生在六道中受苦，在生死輪迴中無法自拔，所以才發心學佛。他本來是一位王子，而且依法定的權利，他應該要繼承王位，根據歷史記載，他的父王已經決定在一個星期以後，就要把王位傳給他，可是釋迦牟尼佛，他因為是古佛再來，他懷著一顆大慈悲心，為救度苦難眾生而來的，他不是貪圖人間榮華富貴的人，因此在他十九歲快要接受王位的那一年，他決心出家修行，這是一個需要最大勇氣和決心，才能完成他普度眾生的心願的偉大表現。

佛的出家修行，不是為自己或他人，而是為了一切六道輪迴中的眾生，所以說「為我等故」，這是省庵大師代表我們稱我等。在今天來說，佛陀當初的放棄王位尊榮而出家修道，為的就是我們社會大眾，以及一切受苦受難的人類，乃至六道一切眾生。

出家以後就要行菩薩道。根據釋迦牟尼佛的歷史來說，佛陀在出家修道的過程中，首先去參訪當時的一些宗教家、哲學家，例如專修苦行的跋渠，還有修上二界禪定，冀圖生色無色天的阿蘭伽蘭，及郁頭蘭弗等名家，這不是為別的，是為了追求真理，為了在神權的信仰當中，開出一條理性的修行大道，所以先去訪問了好多位宗教領袖和學者，並依他們的理論作實際的修行。經過了五年的遊學、苦修，卻都沒有得到結果，所以決定到深山去修禪定的功夫，同時也效法婆羅門修苦行，一天只吃一頓飯，刻苦的用功，經過了六年的時間——他明知道修苦行不是真正能夠覺悟的方法，可是為了順應印度當時社會的風氣（印度當時的修行人，大都是修苦行的），所以他也修苦行表示他也在修行，但實際上他卻是用參禪的方式來悟道——終於在他三十歲那年的十二月初八日的凌晨，看到了滿天的晨星而大徹大悟，這就是佛陀成道的一個簡單的情形。

正文中說「行菩薩道，經無量劫，備受諸苦」。這是講佛過去修行的情況。學佛就是要行菩薩道，我們前面都已講過，行菩薩道有兩件大事，第一就是上求諸佛的大覺，第二是下化苦惱的眾生。這上求下化，是修菩薩道要做的大事。因為菩薩道不是一天兩天、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，所以說要經無量劫，就是依照菩薩所說的十大願王，修滿了普賢萬行，福德滿足了，智慧滿足了，福慧二嚴成功了，才是真正成功的時候，所以要經無量劫的長時間。備受諸苦，就是在行菩薩道的時候，所遭受的苦難實在是太多太多了，釋迦牟尼佛的傳記上有記載，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經為了半偈而捨身。這個故事說：有一天佛陀在深山中修行的時候，突然聽到有羅刹鬼談論佛法，說了兩句偈，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。被釋迦牟尼佛聽到了，覺得這是一個真理，但是只說了一半，意義不夠完整，應該還有兩句才對，於是就向羅刹鬼請教，請他把另外兩句說出來，羅刹鬼說：不行！我現在肚子餓了，沒有氣力再說了。佛陀說：那怎麼辦？我去替你準備吃的東西，你要吃什麼呢？羅刹鬼說：我要吃肉，吃人的肉！佛陀想了一下說：啊！在這個荒山野外沒有別的人了，只有我啊？我可以給你吃，但是你要把下面的兩句偈說給我聽。羅刹鬼說：好！你要守信用，我才可以說給你聽。佛陀說：你放心，我是個修行人，不會打妄語的，於是羅刹鬼說：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。釋迦牟尼佛聽到了這兩句偈語，心裡非常高興。既然答應了羅刹鬼，就必須遵守諾言，所以就從山崖上往下跳，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讓羅刹鬼吃。誰知這位羅刹鬼是天人化現的，不是真正愛吃人肉的鬼，他是為了試驗釋迦牟尼佛的道心，是否真誠而化現的。經過這番考驗，發現他的求法精神，確實是值得敬佩的，於是在半空中就變了一朵大蓮花，把釋迦牟尼佛給接住了。這是說明釋迦牟尼佛在行菩薩道的時候，不惜犧牲生命，追求佛法的偉大作為。這是為什麼人呢？當然還是為了我們眾生。

修學佛法，目的是為了要覺悟諸法的真理，求道就要有這樣的決心，我國聖人儒家孔子也說過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死有什麼了不起呢？人只要聽到了真理大道，這一生就不會空過了，所以學佛要有這種求法的精神才能成佛啊！佛他承受這麼多苦難的折磨和犧牲，都是為了我們眾生，所以佛對我們的恩德是很大的呀！

我造業時，佛則哀憐，方便教化；而我愚癡、不知信受。我墮地獄，佛復悲痛，欲代我苦；而我業重，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種善根，生生生生，隨逐於我，心無暫捨。佛初出世，我尚沈淪，今得人身，佛已滅度。何罪而生末法？何福而預出家？何障而不見金身？何幸而躬逢舍利？如是思惟，向使不種善根，何以得聞佛法？不聞佛法，焉知常受佛恩？此恩此德，丘山難喻。自非發廣大心，行菩薩道，建立佛法，救度眾生；縱使粉身碎骨，豈能酬答？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。

佛在教化眾生的時候，把眾生看做是他的獨生兒子一樣，那麼樣的去關懷、照顧，希望他能成龍的那種心情，從上面這幾句話不難看得出來。我們眾生因為心上有貪瞋癡的煩惱，所以會造出種種的惡業。當我們在造惡業的時候，佛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，這些眾生這樣的愚癡，壞事做了以後是要受報的啊！佛是懷著非常沉痛的心情哀憐眾生，所以想趕快用方便的方法來教化我們，使我們轉迷成悟，不再造作惡業；而我們愚癡，不知信受。眾生大部份都是愚癡的，而且往往自作聰明的認為，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，這些大道理不信也沒關係，所以依舊我行我素，只知道去追求滿足自己的慾望，自己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，至於造下業來，受不受報，那是將來的事情，不去管他。這是一種愚癡的心態在作祟，以致於不肯信受佛所說的話。這是一件非常令佛痛心的事情。

我們現在的社會裡，就充滿了許多罪惡的現象，而我們的政府非常的寬大，法律也是非常的輕，所以犯罪的人就越來越多，甚至

連十幾歲的學童，也知道偷人的東西，搶人的東西，這種現象令有心的人非常擔憂。有人認為，治亂世要用重典——就是加強法律的制裁，但是政府還在考慮，不能隨便的判人以重罪，甚或處人以極刑，最好是加強感化。政府一再希望我們宗教徒，能貢獻一些力量，為社會多做一些感化的工作，而我們宗教徒，當然是義不容辭了，我們聽了佛經，懂了佛理以後，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，把因果報應的事理，多多的去向社會宣揚，使得大家能夠有所戒懼，進而轉惡向善，這是一件大功德事，希望大家都能夠發心來推動，功德無量！

云何念父母恩？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，十月三年，懷胎乳哺，推乾去濕，嚙苦吐甘，才得成人，指望紹繼門風，供承祭祀。

這一段文是解釋發菩提心的第二大因緣——念父母恩。父母的恩德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由於時代潮流的變化，大家可能對於感父母恩的觀念比較淡薄。其實父母恩是不容忽視的，所謂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，這兩句是古人在詩經上感念、歌頌父母恩德的文字。還有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，所謂一、忠，二、孝。一個人能夠為國家盡忠，能夠對父母盡孝，這就是社會上的好人，尤其是能行孝道的，更是格外令人尊敬，所以古人曾說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」一個人能孝順他的父母，也一定能忠於他的國家。「哀哀」二字，是悲痛至極的意思。我們感念父母的恩德，一想到我們就很感動悲切，父母對我們的恩德太大了，父母生我們、育我們、哺我們、護我們，這都是詩經上說的話，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，父母把一個一兩尺長的娃娃小兒，扶養成人，要花費多少的心血啊！剛剛生下來的嬰兒什麼都不知道，一切都靠父母細心的來照顧，假如父母不付出愛心，我們就不可能成長為人。總而言之，父母的恩是說不盡的。

「劬」也就是「勞」，「劬勞」兩字是形容父母的辛苦。父母辛苦的形象，在下面這段文中，描寫得很詳細。「十月三年，懷胎哺乳」，就是嬰兒先在母胎裡住十個月，三年是哺育的時間，就是從出生到滿三歲，嬰兒固然靠母乳維生，其他一切也都要靠父母來照顧，所以十月三年是最辛苦的時期，尤其是做母親的人，她的辛苦更勝於做父親的人。懷胎的時候，一個幾磅重的小孩背在身上，要經過很長的時間，一個孕婦那種辛苦的樣子，我們常常可以見得到的，有時候腳也會腫起來，有時候好像不甚負擔的樣子，尤其到了臨產的時候，更是性命交關，遇到難產就非要開刀不可，古時候醫藥不發達，遇到難產就要喪失生命，所以我們為人子女的成长，可以說是父母用性命換得來的，這種恩德是無法形容得盡的。在哺育嬰兒的時間當中，一切都要細心的照顧。「推乾去濕」，這就是說的嬰兒的便溺，無知的他當然不知道自己來處理，即使用尿布，有時衣被也會被污染，做母親的趕快把濕的床褥拿掉，換上乾的，就是這種生活上最體貼的照顧，母親是不厭其煩的。「嚙苦吐甘」，苦的東西自己吃下去，甘美好吃的，對嬰兒有幫助的東西，都拿來哺育嬰兒。這兩句就是說明，衣食生活各方面的照顧，經過這樣細心的撫育，嬰兒才得漸漸長大成人。我們從出生到自己能獨立生活以前，這段時間，父母對我們所付出的辛勞，從這幾句話中，就可以看得出來了。

正文「指望紹繼門風，供承祭祀」，這兩句話是人們生兒育女的希望，希望生下來的兒女，能夠傳宗接代，紹繼門第家風。我們中國傳統的社會，以前都是以宗法社會為基礎，家庭為社會的中心，家族有家族的門風，每一個家族都有他的傳統家世的風範，希望這家世的傳統風範，不要在子孫的手上衰敗下去，只可以一代一代的興盛。門第家風寄望於自己的子女來紹繼下去，這是宗法社會民間普遍而重要的希望。另外一種就是供承祭祀。父母百年歸天以後，需要有人來祭祀，這供祭的人，當然是自己的子孫。儒家所謂

的三個孝道的重點，第一父母生前要侍之以禮，第二是父母死後要祭之以禮，第三是葬之以禮。這些事情都要仰賴子孫來做。一個為人父母的人，生前沒人侍奉，死了以後，又沒有人去料理他的喪事，那是最淒慘的場面，所以生兒育女，最重大的希望，就在這兩句話中，為人子女的不可不注意。

今我等既已出家，濫稱釋子，忝號沙門。甘旨不供，祭掃不給；生不能養其口體，死不能導其神靈；於世間則為大損，於出世又無實益，兩途既失，重罪難逃！

這段文字，是說明出家人，對父母恩德不能報答的缺失。省庵大師說，現在我們已經出家了，濫竽充數的稱釋迦弟子，因為出家以後，就跟釋迦牟尼佛同姓，我們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就稱釋子，而我們實在不夠資格稱為釋迦弟子，有一點冒充、混濫的意味，所以說「濫稱」。「沙門」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話叫勤息，意謂出家人要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我們出家人該用心在這兩件事上，所以叫做沙門，我們有沒有做到這一點呢？沙門這個稱號，用在我們身上，也感覺很慚愧。「忝」就是不夠資格的意思，因為我們的條件不夠，沙門這兩個字，用在我們身上，簡直是一種玷辱，所以說「忝號沙門」。這是省庵大師的一種謙虛的語氣。「甘旨不供，祭掃不給」，父母在世時，不能供給他們好的飲食，死後祭掃也不能做到，這樣說來，身為人子者，確實有愧。父母在世的時候，不能以甘旨之奉來養其口體，父母死了以後，我們也沒有這種道德，去引導他們的神靈往生淨土。我們在社會上沒有成為一個好國民，對於父母又不能盡到孝道，在出世來說，又不能使父母得到佛陀的法益，「兩途既失」，就是世、出世間這兩方面，都沒有盡到責任。這樣想起來，我們愧為沙門，愧為人子，所以很重的罪愆，將來總是要受報的，所以說重罪難逃。

如是思惟，惟有百劫千生，常行佛道；十方三世，普度眾生。則不惟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，俱蒙拔濟；不惟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，盡可超生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。

這裡我們出家人，要自己檢討一下，如果有這種不能報答父母恩德的缺失，就要趕快來修行彌補。依省庵大師說，惟有百劫千生，常時修行佛道，十方三世，去普度眾生，方能達到報答親恩的目的，而且如果發了這種願心來修行，那麼不但是一生父母的恩德能以報答，就是生生世世的父母，都能得到利益而且得到拔濟，並且不只是一個人自己的父母，就是普世間人人的父母，也都可以得到佛法超生。所謂「一子出家，九族昇天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剛才祇說到我們要在百劫千生當中，都去行佛道，都去度眾生，但是沒有實際的說出怎樣去報答父母恩德的方法，我想我們信佛出家的人，假定說父母需要我們來奉養照顧時，我們不妨把接受信徒布施的一部份的資財，拿來奉養父母，這個應該不算犯戒的，出家的子弟依法是可以奉養父母的。假如父母過世了以後呢？要能導其神靈求生淨土，就是要以佛法超度他們，在生前除了奉養他們的衣食之外，還應該要勸他們學佛、念佛，這是最重要的。因為唯有學佛、念佛，才能得到解脫，所以蓮池大師說：五鼎三牲這樣隆重的祭禮，也不能報答父母的恩德，要父母親能離開塵勞垢染，子女的孝道方算成就。也就是說，父母親能脫離生死的塵勞垢染，你的孝道才算真正盡到了。

以前有一個出家人，在他要出家時，他的母親非常的反對，但是他還是勉強的出了家，他的母親非常的想念他，常常難過的哭泣，結果沒有好久老母親就病倒了，而且不治死亡了。兒子出去參學，並不知道他母親已經死了，等到他學成回來，想到要去看他的母親時，但是他母親已經過世了，於是他非常的傷心，跑到母親的墳上去哭、去禱告，希望能有機會再看到他的母親，在他苦苦禱告

的時候，忽然聽到空中有人向他說：「你到阿育王寺去禮拜佛的舍利，拜完五千零四十八遍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母親了。」噯！他聽到了這些話以後，轉悲為喜，趕快的依這個方法去做，而且很誠心的去拜，才拜到四千一百拜的時候，就看見他的母親在空中，跟他說話了，他母親說：「好了！你的誠心已經感動佛菩薩，我已經得到佛光的濟拔可以超生了。」這是出家人為了報答母親恩德而得到的感應，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，我們依照佛法修行，的確可以使得父母超生淨土的。以上所說，是念父母恩，為發菩提心的第二大因緣。

云何念師長恩？父母雖能生育我身，若無世間師長，則不知禮義；若無出世師長，則不解佛法。不知禮義，則同於異類；不解佛法，則何異俗人？

這段文是祖師提醒我們，要知道報答師長的恩德，因為師長能傳授我們知識、學問，出世的師長，更能度我們出家、使我們戒品沾身，成為釋子。更能長養我們的智慧，這是一種成就法身的功勞。生育我們是靠父母，這是生養血肉之身的功勞，而我們法身慧命的滋長，就要靠出世師長了。世間的師長教我們禮義，教我們科技知識，禮就是做人的道理，義可以說包括了一切生活軌範。如果沒有世間師長，我們就不知道禮義，不能得到知識學問；假使沒有出世間的師長，我們就不知道佛法，不能覺悟我們的自性，也無法了解那使我們離苦得樂、轉凡成聖的大道理。如果不知禮義這個問題可大了，一個人不知道做人的道理，也不懂得謀生的技能，等於一個異類者，就好像牛馬一樣的蠢笨，沒有學問、沒有知識，蠢蠢然的和一個畜生差不多。人生還有什麼價值？還有不了解佛法的人，固然自己沒有辦法了脫生死，在社會又不能提供福國利民、淨化社會、安定人心的力量，那就跟一般俗人沒有兩樣了，那麼雖然出家，也就失去出家的意義了。



今我等粗知禮義，略解佛法，袈裟被體，戒品沾身，此之重恩，從師長得。

現在我們已經出了家，也得到了師長的栽培，世俗的禮義我們曉得了，佛法的真理，我們也略略的有了一點了解，而且受過了佛的大戒，披上了佛祖的袈裟法服，戒品沾身，可以成就定慧解脫。這種重恩，都是從師長那裡得來的呀。我們應當報答師長的深恩！

若求小果，僅能自利，今為大乘，普願利人，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，俱蒙利益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。

我們很難得的出家了，我們應該發菩提心、修普賢行、求佛大道。假如發小乘心、希得聲聞小果，那麼你只能自利而已，那種作為，是大乘佛法所不取的；我們中國佛教，不重視那種修行，因為我們中國傳的是大乘佛法，我們都是大乘佛法的學人，我們把大乘佛法研究通了，發大乘心普利人天，因為大乘佛法的精神，是要自利利他的，假如能夠懂得大乘佛法，或者能夠依照大乘佛法來修行，那麼世、出世間二種師長，俱能蒙受佛法利益。因為如果依大乘佛法來修行的話，世間師長的恩德，你固然可以報答；出世間師長的恩德，你也報答了。這兩種師長，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了。這念師長恩，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三種因緣啊！

云何念施主恩？謂我等今者，日用所資，並非己有。二時粥飯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需，身口所費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將為我用。

這段文字，是說明第四因緣——念施主恩。施主，就是布施我們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人，習慣上把他叫施主。實際上在家居士也應該有施主，他的施主就是他的祖先，祖先給他留下了財產維持生活，這也是一種布施的行為。所以施主應該分為出家人的施主，和在家人的施主之分。前面所說，傳授我們世間知識、出世間佛法，以滋長我們法身慧命的，是師長的恩德；維持我們這個血肉之身的

滋長，提供生活所需的，就要靠施主了。所以施主恩放在第四大項裡來說。我們的日用所需，完全靠施主的布施而來，我們從早到晚，一天當中，用的吃的穿的種種物品，都不是我們以勞力去換得來的，二時的粥飯，出家人早上吃的粥，和中午吃的飯，春夏秋冬四季所穿的，上衣下裳，以及生病時所須的藥物，看醫生的醫藥費，身上穿的用的，嘴裡吃的喝的，這許多的費用，一切生活所需，此皆出自他力；總說一句，這許多都是由施主及其他善心人士的勞力所得，提供給我們使用的。

彼則竭力躬耕，尚難餬口；我則安坐受食，猶不稱心。彼則紡織不已，猶自艱難；我則安服有餘，甯知愛惜？彼則葦門蓬戶，擾攘終身；我則廣宇閒庭，悠游卒歲。以彼勞而供我逸，於心安乎？將他利而潤己身，於理順乎。

這一段文字，是說明施主謀生的辛苦，而我們則是不勞而獲，坐享現成的。祖師用兩相比較的情況敘說，來激發我們的慚愧心、向道心。

種田的農人，耕田鋤地非常的辛苦，用盡了氣力，忙了一輩子，要想維持一家的溫飽，都還不容易週全，這是一種貧苦社會，農耕生活的現象。我們今年到大陸去朝山，一路上還看到大陸北方，許多的農村，還在用人力來拖犁，用鐵扒去耕田鋤地，那種辛苦的樣子，看了令人心酸。南方比較好，都是用牛甚至有用耕耘機耕田。因為長江兩岸水利很好，跟台灣差不多，從前的農村生活，確實是這樣的清苦。

我也是個農家子弟出身的人，小時候，我的父母到了夏天，要插秧耕田時，真是忙得不可開交。農夫的生活是這樣的辛苦；而我們安坐受食，不用費勞力去工作。但是有些沒有慚愧心的出家人，

還會說這個菜不好，那個飯不好，還在那裡挑東挑西的，這就太不應該了。

「彼則紡織不已，猶自艱難」，織布廠的工人，為了供給人們衣服，日以繼夜的在紡紗織布，辛勤的工作，可是他們身上穿的衣服怎麼樣呢？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，一年到頭都在紡紗織布的人，可能穿的是破衣服，一年到頭為人家蓋高樓大廈的人，自己住的可能是破房子，所以這就叫做艱難。「我則安服有餘，甯知愛惜」，我們出家人，由於有信徒大家求福，不斷的供養布施，所以不要去操勞，很舒服的有飯吃有衣穿，各種日用所需的物資，有時還有剩餘，卻沒有想到它的來處不易，而來愛惜他一下。

「彼則蕁門蓬戶，擾攘終身」，蕁、蓬這是兩種枝幹很高的植物，它可以代替木材用來編織門扇，住在山裡或鄉下農村的人家，常用這種東西來編成門扇，那就叫做蕁門蓬戶。古人的詩中有兩句說：「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。」還有成語說，假定我們家裡有貴客臨門，我們會說「蓬華生輝」，這是形容貧窮的人家，有貴客臨門，使我這個用草材編起來的門戶，也會生起光彩來。就是說供養我們衣食的施主，不一定是豪門大戶，有些是住在草蓬茅屋裡的貧苦人家。那些窮苦人家，終身擾擾攘攘的辛勞工作，自己卻住在草茅屋裡；而我們則「廣宇閒庭」，廣是廣闊，殿宇建得高大廣闊，庭院建得很空蕩，我們住得寬大高廣舒適，跟他們那些貧窮的人家是無法相比的。他們是辛苦終身，而我們是悠游卒歲的過一輩子。拿他們的辛勞的資財，來供養我們這些不勞而獲的出家人，我們雖然是仗佛光明得到供養，但是仍應該懷著醒覺之心，有所思量，才能夠安心修道。假如認為接受供養是理所當然的，那就不對了。

「將他利而潤己身，於理順乎」，拿他們辛辛苦苦才得到的財利，來滋潤我們的身體，供養我們的所需，這在道理上講起來，似

乎不太順適，我們不勞而獲是不合理的呀！

自非悲智雙運，福慧二嚴，檀信沾恩，眾生受賜。則粒米寸絲，酬償有分，惡報難逃！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。

這裡就是叫我們要發心，我們接受了施主的供養，就要想辦法去抵銷這個功德，要發起大悲心來廣度眾生，發起大智心來弘揚佛法，以大悲心來修福，以大智心來修慧，福慧兩種的功德都做得很好、很莊嚴，檀信自然可以從而沾到我們的恩惠了。因為我們講經給檀信聽（檀就是檀那，信就是信徒，施主的意思），我們在弘揚佛法，這就是在修慧。他們聽講到經典佛法，也就能增長智慧。我們在什麼時候讓信徒得到福德呢？這應該這樣說，信徒把錢拿到寺裡來，寺裡住持人，依其意願，把錢用在寺務上，俗語說：「錢歸山門，福歸施主。」這樣，施主就得福德了。同時因為我們每天早晚課誦，都把功德迴向給施主，所以他們一定能夠得到福報哦。

前面這段文，祖師的用心，是用來激發我們的慚愧心、向道心，並不是說，所有的出家人，都是白白的接受信徒的供養。在叢林大寺院裡吃飯，是在齋堂過堂吃飯，齋堂的牆壁上有一幅對聯，用來警策出家人的，聯語是這樣寫的：「一飯一粥當思來處不易，寸絲寸縷應念物力維艱。」這是過去的祖師，時時刻刻的在這一方面的教誨，要常常念到施主所供養的東西來處不易，不可以隨便浪費掉。還有一幅對聯，是給我們能夠消化施主供養的方法，聯曰：「寸香得力斗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滴水難消。」如果在一寸香長的時間裡，能用心的參禪悟道，那怕是一斗的黃金也消受得了；但是如果不能用心去參究現在、過去、未來這三種心，不能了悟，那麼即使是喝了信施所供養的一滴水，都難以消受得起。所以說，假定我們能來修福修慧，福慧二嚴具足了，我們就能夠報答施主的恩德，眾生也能受到恩惠，假定我們經常的弘揚佛法，大家聽了以後都懂得因果的道理，那麼這個地方的風氣就會改變了，喜歡做壞事的人

就會反省自己，做了壞事是難逃因果的報應的，如果有這種成就，就等於眾生得到了恩惠了。如果這個地方沒有人弘法，大家沒有善惡因果的觀念，那麼小偷常常來光顧，強盜搶劫，銀行商店也保不住，如果把小孩子抓去綁票，那大人就要遭殃了。所以說，如果大家都能接受佛法真理，眾生就有福了。

如上所說，我們真的做到了這樣的功德，那麼「粒米寸絲，酬償有分」，就是說信徒布施我們的一粒米、一寸絲，都能得到他應得的福德智慧的果報；假如我們不能夠依法修行，那就惡報難逃了。經中有一句偈語說：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若不能了道，披毛帶角還。」就是說你隨便受人供養，而不認真修行的話，那來世就要做牛做馬去還給人家。上面所說的念施主恩，就是發菩提心的第四種大因緣。

云何念眾生恩？謂我與眾生，從曠劫來，世世生生，互為父母，彼此有恩。

眾生的恩，意思比較難懂，一般人沒有這種觀念，佛經上很重視這個問題，因為佛教主張六道輪迴，我跟一切眾生無始以來，生生世世互相為父母眷屬，既然如此，那麼彼此都有恩情在，所以要互相照顧、彼此關懷。我們要報眾生的恩，也是發菩提心的條件之一。

今雖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識，以理推之，豈無報放？

我們人因為轉世有隔陰之迷，就是投胎轉世之後，會把過去世的事情忘記了。神話小說書上說，我們是因為喝了孟母的迷魂湯，這迷魂湯一喝，就什麼都忘了。不過說忘記了也好，假如沒有忘記，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混亂了。但是，忘記了是人為的因素所造成的，而六道眾生彼此的恩德確不能忘記。既有恩德，理當要報。

今之披毛帶角，安知非昔為其子乎？

今天那些披毛的畜生，帶角的牛羊，又怎麼知道，我不是牠以前的兒子呢？換句話說，那些牛羊豬馬，或許就是我前生的父母呀！

今之蠕動蝟飛，安知不曾為我父乎？

蠕動蝟飛，就是那些小蟲類。小蟲很可憐，也不大被人重視，人家看到了，隨便可以把牠弄死的。但是牠是一條生命，而且說不定牠前生，還曾做過我的父母親人哩，所以我們要護生，要戒殺、放生，就是怕傷害到過去生的父母親人啊！

每見幼離父母，長而容貌都忘；何況宿世親緣，今則張王難記。

我們常常看到，一個人在幼小的時候，就離開了父母，到長大了以後，容貌都改變了；小時候的模樣都忘記了，這是很自然的事，何況隔了一世，過去世的親戚關係，現在姓張姓王，根本就都記不得了。

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，宛轉於餓鬼之中，苦痛誰知，饑虛安訴？

我們看到過去的親人，有的可能在地獄之下受苦，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。「號呼」就是受苦而發出來的痛苦聲音。還有那在餓鬼道受苦的眾生，飢火中燒，終年累月得不到飲食，那種痛苦，不是人所能忍受的。這些受苦的眾生，他們的苦痛有誰知道呢？他們明明有親屬，但是親屬也無法去照顧關懷他們。他們的苦處，又能向誰去訴說呢？所以眾生一墮落到了三惡道裡，就一定苦不堪言了。雖然有宿世的親緣，但是大家都不記得了，也沒辦法去求他們幫忙。

所以，地藏經有說：我們有時會做到奇奇怪怪的夢，那就是我們前生的父母、親人，在惡道裡受苦的一種感應。我們要做清明法會、盂蘭盆法會，來普度這些鬼道的眾生。度鬼道眾生，也等於是度我們過去親緣的一種方法。所以假如遇到機緣，希望大家要發心參加這些法會，可以超度過去世的親人，可以救度那些無祀孤魂，那是有道理的呀！

我雖不見不聞，彼求拯求濟，非經不能陳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。

我們雖然看不見、聽不到，地獄裡痛苦求救的聲音，但是那些惡道受苦的前生眷屬，他們一定會希望他的親戚朋友，來拯濟救拔他們。世俗間的人，沒有這方面的知識，唯有佛經才能把這方面的事情陳述出來；沒有宿命通、他心通的人，也無法說出這方面的事情，只有佛陀具有三明六通，才能將這些道理告訴我們。

彼邪見人，何足以知此？

尤其那些無信仰者，不信因果的邪見之人，他們認為人死了，就一了百了，那裡還有輪迴這些事情，所以跟他們就無法來談論這些事情。可是他們儘可不信，但是因果報應的事實，還是存在的。我在一本歷史故事書中，看到一篇輪迴轉世的記載：有一位叫田三牛的農夫，有一天在田裡放牛，突然間牛發了獸性，用牛角把他觸死了。觸死了以後他就很著急，想到怎麼會到了陰間了，於是他就發足狂奔，奔到大概一二十里以外的城裡，正好一個孕婦快生產了，他只看到一道小門有光線露出來，他就趕快跑出去，那知道一出去就變成一個嬰兒了。因他沒有去喝那個孟母的迷魂湯，所以前生的事他記得很清楚。

鄉下人生孩子都在家裡，也沒有請醫生，臍帶沒有辦法割斷，這小嬰兒突然開口講話說：「拿剪刀去剪嗎！」而且他看到有一把剪刀剛好掛在牆壁上，又說：「剪刀就掛在牆壁上，你們趕快拿來

剪嗎！」小嬰兒突然開口說話，把大人都嚇壞了，認為這孩子一定是個怪物，得趕快把他弄死算了，可是他祖父一看是個男孩，捨不得，他說：「我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孫子，不要弄死他，先養起來再說。」從此，田三牛他就不敢再開口說話了，因為大家認為嬰兒會講話是怪物，會被弄死的，所以到了七八歲他還不敢說話。

後來他的祖父很著急，知道我會講話，但是不敢開口。有一天把他帶到田野没有人的地方，就跟他談判，他說：「三牛，你跟我說沒關係，祖父會保護你，你開口講話沒關係的。」經過祖父的安慰後，小孩真的開口說話了，他說：「我叫田三牛，家住汾縣，我家裡有太太、有兒子，你不相信可以去打聽一下，就知道了。」但是祖父怕田家真的有人會來找麻煩，所以並不急著去打聽。但是後來這件事情被張家的人傳了出去，田家的人知道田三牛已經轉世到玉池縣的張家。後來因為田家為了財產問題，兄弟之間發生了爭執，沒辦法來解決，因為田契是田三牛收藏保管的，家裡人找不到，打官司無憑證，眼看就要敗訴，後來田三牛的妹夫想到，唯有到張家去找，如果張家那小孩子，真的是田三牛轉世的，他一定記得田契放在什麼地方，這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。結果他就真的到了張家，張家小孩一看他的妹夫，就趕快上前跟他相認了，而且告訴他的妹夫，田契放在石窟的當門的石縫裡頭。這樣就證明了田三牛真的轉世到張家了。於是田家大大小小都跑到張家來認親，跟一個七、八歲大的小孩子相認，有的叫他舅爺，有的叫他丈夫，這種場面真是既滑稽又尷尬。這件事發生在現代，故事的人物有名有姓，可作輪迴佐證。

是故菩薩觀於螻蟻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佈，常思利益，念報其恩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。

由於經典歷史的記載，六道輪迴轉世的道理，是不容懷疑的，所以在菩薩的眼裡，就連螞蟻，也把牠當做是過去的父母、親屬，



不會隨便去傷害牠，而且眾生都有佛性，是螞蟻將來牠也有一天會成佛的。所以對一切眾生，都要想辦法來利益他們，要念他們對我們的恩德，要報答他們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五種大因緣。

云何念生死苦？謂我與眾生，從曠劫來，常在生死，未得解脫。人間天上，此界他方，出沒萬端，升沈片刻。俄焉而天，俄焉而人，俄焉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

發菩提心的第六種因緣，就是要我們念生死苦。本來大乘佛教的菩薩發心，就是以大悲心為出發點，念眾生苦發菩提心，現在發菩提心，要以念生死苦來做為激發大心的因緣。就是自念從曠劫以來，一直到現今此生，經常都在生死六道輪轉，從未得到解脫過，生死是我們最根本的大苦。唯有發心學佛，斷煩惱，出三界，方能了脫生死，轉凡成聖，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脫。

「謂我與眾生」，這裡的我是指省庵大師，我跟一切的眾生，佛以下的九法界都可以稱眾生。眾生者，眾緣受生，眾多生死，眾處受生，有時候連佛我們都可以稱他為眾生。佛是無上的眾生，法華經說佛種從緣起，因為要成佛也是眾多的因緣修成功的。菩薩是大道心的眾生，聲聞、緣覺、小乘聖者，稱為自了漢的眾生。人間的人稱為苦樂相間的眾生，天上的人是享樂的眾生，修羅是瞋心好鬥的眾生，三惡道的是受苦的眾生；而我跟這許多的眾生，同樣都是在六道輪迴當中，受生死之苦。

我們從曠劫以來，曠劫就是很長遠的時間。在佛經說我們眾生，由於當初一念不覺，妄心動起，從而就起貪、瞋、癡，造殺、盜、淫，這是禍源開始，然後越來越大，就這樣一路下來，以致無法回頭轉腦，所以常在生死，未得解脫。我們眾生在輪迴中，修善業就感到人間、天上去受生；有時候在這個娑婆世界，有時候可能又到了其他世界；說的近一點，有時候生在中國，有時候在韓國、

日本也不一定；有時出生，有時死亡，故言出沒萬端，也記不清多少次數了。一會兒做好事升到天上，一會兒造惡業墮到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，總是不離六道輪轉。這是一個生死輪迴的情況。就是俄焉而天，俄焉而人，俄焉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這就是那種輪轉的情形。俄焉，是時間很短暫的意思，等於說一會兒。

黑門朝出而暮還，鐵窟暫離而又入。登刀山也，則舉體無完膚，攀劍樹也，則方寸皆割裂。熱鐵不除饑，吞之則肝腸盡爛；烱銅難療渴，飲之則骨肉都糜。利鋸解之，則斷而復續；巧風吹之，則死已還生。猛火城中，忍聽叫嚎之慘；煎熬盤裡，但聞苦痛之聲。冰凍始凝，則狀似青蓮蕊結；血肉既裂，則身如紅藕華開。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經萬遍；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。頻煩獄卒疲勞，誰信閻翁教誡？受時知苦，雖悔恨以何追？脫已還忘，其作業也如故！

這段文字，是描寫我們在地獄裡面受苦的情況。描寫地獄的情形，梁皇寶懺寫得最清楚，地藏經也有比較詳細的說明。普通一般說刀山劍樹，鐵丸烱銅，所謂八寒八熱地獄，這十八層大地獄、五百間小地獄裡的受苦情形，是不忍細說的！現在祇舉幾點大家比較熟悉的，我們也就能體會到它的苦況了。

三惡道裡暗無天日，所以稱惡道。惡道的門稱「黑門」，世間眾生行善的少，作惡的多，每年政府表揚好人好事的代表，才六、七十個人，而我們一個晚上可以去抓幾十幾百個罪犯。每個地方的監獄都已關滿了，有些人在服刑時表現好，可以把他假釋出來，沒好久他又犯罪，再被抓進去關了，所以說朝出而暮還，而眾生在三惡道的黑門之前，進進出出的又不知有多少次數了。

「鐵窟」也是指的地獄，罪犯在那裡受刑的期滿了，離開沒好久，又造業再被送進去受苦。「登刀山也」，一個罪人被送上刀山，一座山上到處都是刀，碰到了身體就會割傷，所以說「體無完

膚」；還有一株樹上長滿了利劍，爬在那上面，連身體內臟都會被割裂了。這是刀山、劍樹兩種地獄的情景。

地獄裡面沒有飯吃的，要吃就是將鐵餅燒得又熱又紅讓你吞下去，那五臟六腑都會被燒爛了，口渴的時候把銅燒熔了給你喝，烱銅喝下去，骨肉都給燙糜爛了，這是烱銅灌口、鐵餅充飢的地獄。

另外一種鋸解地獄，就是把一個人用一種很鋒利的鋸子，一段一段的鋸開，鋸斷了又自然復合起來，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刑罰，這種刑罰是非常的殘暴，可是地獄裡的人，還有一種業報，就是罪沒有受完死不了，地獄有一種巧風，就是業風，因為你的業力沒有受完，所以死了以後，經業風一吹，就又生還過來。

又有一種地獄是火坑地獄，人死了以後，到了猛火城中，獄卒就把他丟到火坑裡去燒，那一定要大聲的哀叫，而且叫聲一定非常淒慘，或是將罪人丟到油鍋裡去煎炸，那也是苦不堪言。有一個故事說：有一位縣官他死後到了陰間，閻羅王問他說：「你在世做官時，有沒有做壞事？」縣官說：「我在任內從來沒有做過壞事」，「那麼你有做過好事沒有？」他說也沒有。閻羅王就命獄卒把他丟去油鍋裡煎。縣官不服說：「我沒有做壞事為什麼要罰我下油鍋？」閻羅王說：「你身為縣官應當為百姓造福，要做好事，因為你不做好事，沒有盡職，所以要下油鍋。」

另外一個故事是一個人很慳貪，一輩子都很小氣，不肯布施做善事，死後墮到地獄裡，閻羅王說：「你喜歡佔別人的便宜，慳貪吝嗇，應該要丟到油鍋裡去炸一炸。」這個人到地獄裡還是很會打算盤，他說：「用一鍋油炸太浪費了，我只要用一兩斤油煎一煎就夠了。」這雖然是講笑話，但是確實能讓我們了解做惡業的人，他到了地獄裡，還有惡性難改的事實。

「冰凍始凝，則狀似青蓮蕊結；血肉既裂，則身如紅藕花開」，這是寒冰地獄的情形。到了寒冰地獄裡不要好久，全身都會冰凍起來，而且還會裂開，像青蓮花蕊一樣糾結起來，身體血肉模糊一片，像紅藕花開一樣。地獄裡的時間跟人間不一樣，我們人間的時間和天上的時間也不一樣。

譬如說我們佛教講二十八重天，最低的一重天叫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上一晝夜，是我們人間五十年；第二重忉利天，也就是三十三天，那兒一晝夜是人間一百年，上升一天就長五十年，那麼地獄裡跟四天王天比較的話，四天王天一百年等於地獄一晝夜，四天王天一晝夜等於人間五十年，那麼一夜一晝萬死萬生，這是多麼漫長而痛苦的日子啊！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，這是大概的計算時間。

我們眾生在地獄受苦，而地獄裡的獄卒也很麻煩辛苦，因為如果我們沒有人去受苦，獄卒就清閒一點了。閻羅王並非都是很凶狠的，其實可能是很慈悲的，他常常的勸我們眾生不要犯罪，他也請高僧到地獄裡去說法，他也禮拜地藏王菩薩，他不是專門用刑罰整人的凶神惡煞，而其主要目的還不是要人改過向善？但是犯罪的眾生惡性難改，都不肯相信閻羅王的教誡。

「受時知苦，雖悔恨以何追？脫已還忘，其作業也如故！」這些可憐的眾生，到了地獄裡受那許多刑罰的時候，當然知道很痛苦，每個人都要悔恨不該犯這許多罪，可是悔恨有什麼用呢？一切都已無法挽回了，從地獄裡面受罪刑期滿了，出來以後，又把獄中苦楚忘記了，他依舊的去造殺盜淫等重大惡業，不久又要墮落下去了。所謂朝出暮還，這就是眾生沒有辦法改過遷善的事實。以上是說明地獄裡的苦況。

鞭驢出血，誰知吾母之悲？牽豕就屠，焉識乃翁之痛？

以前有一位婦人，在世的時候不做好事，有一次還偷了丈夫的錢去送情人，她生了一個兒子，在兒子三歲的時候她就死了；因為他偷丈夫錢的原故，所以死後墮到驢胎，變成一頭驢子，到丈夫家來還債，在丈夫家工作了十六年。

有一天，這匹驢子背了很重的糧食回家，因為驢子已經十六歲，老了走得很慢，她的兒子——就是小主人心急，用鞭子去鞭打牠，打得牠身上都出血了，驢子受了痛鞭後，回過頭來向她兒子看看，流出了眼淚。但是牠不會講話，兒子也不曉得被他打的是他的親生母親，等到夜晚驢子就來給他託夢了，告訴他說：「我是你的母親，因為我生前偷了你父親的錢，所以要在你們家作苦還債，十六年了，我的債也還清了，可以脫苦了，以後請你別再鞭打我了。」這是鞭驢出血的故事。

另外一個故事，是發生在浙江華安地方，有一個屠夫要死的時候，自己割他身上屁股上的肉來吃，股肉已經吃完了，又把身上其他地方的肉割下來，叫兒子把那些肉用鹽醃起來，這樣做了以後，才痛苦地死去。死後過了三年，屠夫人家養了一頭肥豬，差不多兩百多斤重，過年的時候，要把豬殺了去賣肉。那天夜裡，這頭肥豬託夢給他的兒子，說：「這頭豬是爸爸我投的胎，來償前世殺生之報的。」兒子既然知道這頭豬是父親所變，就不忍心殺牠把牠放生了。所以說「牽豕就屠，焉識乃翁之痛」，就是說當兒子要牽這頭豬去殺的時候，那裡會知道被牽的豬，就是他的父親呢？這也是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。

食其子而不知，文王尚爾；啖其親而未識，凡類皆然！

周文王是一位聖人，當時商朝的紂王統治天下，在諸侯當中，以西伯侯文王最有賢德，由於紂王荒淫無道，四方諸侯想推翻掉紂王，擁護文王來統治天下。這件事情被紂王知道了，就把文王幽囚

起來，囚在岐山羸里的地方，但紂王還是不大放心，這時有一臣子向紂王獻計，說：「人家都說文王是位聖人，我們來考驗他一下吧，如果真的是位聖人，我們就把他殺掉，如果不是聖人就放了他。考驗的辦法，是把文王的兒子伯邑考殺掉，然後把考的肉拿給文王吃，如果他是聖人，他一定會知道是他兒子的肉，他如果不肯吃兒子的肉，就證明他是一位聖人，我們就把他殺掉；如果他吃了，表示他不是個聖人，就把他放了。」紂王聽信了奸臣的話，果真殺了伯邑考，把肉煮給文王吃，文王心裡知道是兒子的肉，但是為要通過這項考驗，還是忍痛吃了兒子的肉，紂王以為文王不知道兒子被殺，認為文王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物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就把文王給放了。所以，文王是因食子肉而免去殺身之禍。這大概是封神榜的故事。

其實文王是聖人，他當然知道是兒子的肉，但為免殺身之禍，也無可奈何。這是形容眾生在六道裡輪迴不已，互相食啖，骨肉親屬都不相識，一旦墮在畜生道中，就只有任憑宰割的份，因為我們沒有宿命通，不知道彼此前生的來歷，所以才會互相殘殺啊！

當年恩愛，今作怨家；昔日寇仇，今成骨肉。昔為母而今為婦，舊是翁而新作夫，宿命知之，則可羞可恥，天眼視之，則可笑可憐。

這是說我們凡夫在六道當中，因為轉世有隔陰之迷，根本不知道過去的事。從前是恩愛的夫妻，現在變成冤家也不一定，過去是仇人，現在變成骨肉親人；前生是母親，而現在把她娶回來做媳婦；前生也許是公公，今生卻成為丈夫。如果我們有宿命通知道些情形，會感到很羞恥的。這種親屬關係混亂的事實，如果以佛的天眼來看，我們眾生真是可笑又復可憐！

糞穢叢中，十月包藏難過；膿血道裡，一時倒下可憐！

以下這幾段文字，是描寫人生的生老病死的四大苦惱，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事，除非念佛修行有了真實的功夫，可以減少一些疾病的痛苦，假使能預知時至，可以減少一些死時的痛苦。但是這生老病死問題，是佛陀出世所要為我們解除的一件大事，所以我們發菩提心，也要以此為一大因緣，念生死苦。這段文字，主要是在講人道裡的生死苦狀。

我們生的時候，最初住在母親的胞宮裡面，嬰兒在子宮裡成長需十個月，依照佛經的說法，胞宮處在小腸之下大腸之上，上下腸子裡都是糞溺，我們一開始來做人的時候，就是住在一個污穢不堪的地方，而且裡面不見天日，不通空氣，那種難受的味道，我們無法想像。而我們生的時候，是從母親的產門而出，這時要流血流膿，而且是倒下來從頭先生出來的，這種情形真是既骯髒又可憐。這是第一種生苦的情形。

少也何知？東西莫辨；長而有識，貪欲便生。須臾而老病相尋，迅速而無常又至。

在少年的時候，兒童時期，糊里糊塗，什麼也不知道；等到長大了，受過教育以後，有了知識了，就把出生時的痛苦，全都給忘記了，所以只曉得追求人生的欲樂。沒有好久人生一轉眼就過去了，剛剛還是一個翩翩少年，不要多久，就變成一個龍鍾老態的衰殘老人了。年紀老了，病也就跟著來了，眼睛花了，頭髮白了，牙齒掉了，全身骨頭酸痛了，所以說「須臾而老病相尋」。這種老的情況，過不了好久，很快的就要見閻王回老家了，所以說「迅速而無常又至」。

風火交煎，神識於中潰亂；精血既竭，皮肉自外乾枯。無一毛而不被針鑽，有一竅而皆從刀割。龜之將烹，其脫殼也猶易；神之欲謝，其去體也倍難。

這是說，人到臨死的時候，「風火」是形容身體上的病狀，四大不調。依照佛經上的說法，人的身體，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元素，組合而成的，到臨死的時候，四大分張而不能調和，火大風大膨脹時，就是發燒，或喘息困難，病得很厲害的時候，神識也不清楚了，假如病了很長的時間，由於不能吸收營養，疾病的消耗，使得我們的精血也枯竭了，最後剩下皮包骨的乾枯之相。臨死的時候，全身每一個毛孔，好像被針在鑽刺一樣的痛苦，我們身上有耳鼻口腔等七竅，每一竅都好像利刀在割一樣的難受。龜在被烹殺的時候，屠者用木棍從硬殼中把肉捅出來，這種痛苦比人臨死時的痛苦，似乎還要來得容易一些。

而人當臨死的時候，除了身體上疾病的痛苦以外，心理上的痛苦更大，最主要有兩種痛苦，一種是人忙了一輩子，一生辛苦的積蓄下來不少的財產，尤其兒孫滿堂舒服的日子，一旦要丟下來心理如何捨得？人到了要死的時候，這一方面精神上的痛苦是很大的。另外就是人死後要到哪裡去呢？這種沒有目標的恐懼，依照傳說人死了要到地獄，要變餓鬼等等的說法，也是令人害怕的一種痛苦。向前去前途茫茫，向後看丟不下自己一生的成就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，比肉體上的痛苦，更甚不知幾多倍，所以說「神之欲謝，其去體也倍難」。

心無常主，類商賈而處處奔馳，身無定形，似房屋而頻頻遷徙。

我們的心，要想做一個不變的主宰，那是辦不到的，因為人在六道裡面輪迴，那是隨業而升沈的，譬如說，我很想來世再來做人，可是我今生所造的是畜生業，或地獄業，那死了以後，只有隨業往生了，那是沒有辦法由自己做主的。造了那一道的業，就得往那一道跑，好像作生意的人，為了貿易有無，只好東奔西走，什麼地方有生意可做，就到什麼地方去謀生，沒有辦法選擇一定住處的。眾生六道裡面，是以天人的身形最好，其次是人道比較好，



只要他六根健全無病無痛，也像一個小神仙一樣的快樂，不過你一定不能把握住你的形像，好像租房子住一樣，租期一到你就要搬走，下次住什麼樣的房子還不知道呢？也許是高樓大廈，也許是茅屋一間，都很難說。所以眾生隨業受生是很苦惱的。以上是說明我們死後的一種情況。下面的一段文字，是說我們往返六道的次數之多。

大千塵點，難窮往返之身；四海波濤，孰計別離之淚？峨峨積骨，過彼崇山；莽莽橫屍，多於大地！

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數點，也無法與我們往返於六道之中的次數相比。人在生離死別的時候，都會痛哭流淚，這些與眷屬親人，生離死別時，所流出來的眼淚，比四大海水還要多，我們無始以來六道輪迴的情形，現在都忘記了。假如依照佛經看起來，真的好慚愧哦。我們眾生多生以來，死後所留下來的骸骨，堆積起來，比高山還要高；如果把無始以來，眾生所遺留下來的屍體堆積起來，恐怕整個大地也無法容納得下，可見生死次數之多。

向使不聞佛語，此事誰見誰聞？未覩佛經，此理焉知焉覺？

一般人，把生死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事，人本來就是要生、就是要死的嘛，又何必去研究它呢？假定我們不去聽經，不讀佛經，從什麼地方能夠知道這些事情，又有誰見到這些道理呀？現在，我們很幸運的知道了人生真相，就應該要有苦惱無邊，知所警覺，不能說不聽經還好，聽了這些道理，反而弄得心裡好難過。要知道，這生死大事，不會因為你不知道就沒有的，那些苦惱，總是要解決的。所以，我們知道了這件大事的嚴重性，就應該要發心修行來了脫生死，不要依舊隨著生死流轉下去，要切斷生死之流，方能走向正覺之道。

其或依前貪戀，仍舊癡迷；祇恐萬劫千生，一錯百錯。

「其或」就是假使，我們聽了佛經所說的道理，沒有反省到生死之苦，仍然貪戀世間上的五慾之樂，還跟以前一樣的愚癡迷惑，假使這樣下去，恐怕萬劫千生，依然還在生死道上，輪迴不已，永遠沒有回頭的機會。那就是一錯百錯了。

人身難得而易失，良時易往而難追。道路冥冥，別離長久，三途惡報，還自受之。痛不可言，誰當相代？

佛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：人轉過世來，要想再得到人身的機會，少得可憐，好像指甲上的泥土一樣的少；而失去人身的機會，就好像整個大地的泥土一樣的多。這是不成比例的。可見人身是真正難得的呀。今天能有機會來聽經聞法，這種時機也是稍縱即逝，一旦失去了，要想追回來就難了。生死道上，是沒有一定的目標的，也是無盡期的，雖然是親骨肉，也是不容易相聚在一起，三惡道一進去了，所有難以言宣的苦痛，都要自己承擔，誰也無法代受，即使是再要好的朋友，或者是再恩愛的夫妻，到那個時候，大家也都祇有自顧自的了。

興言及此，能不寒心？

祖師說：講到這裡，有關生死道中的情形，說了那麼多了，大家想一想，那樣痛苦的生死問題，能不令人寒心嗎？聽了這番說話，而能不動心的人，這種人不是木頭人就是石頭。祖師用這兩句話，來結束這一章書。

是故宜應斷生死流，出愛欲海。自他兼濟，彼岸同登。曠劫殊勳，在此一舉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。

從上面所說這些事實看起來，我們應該趕快痛下決心，把眾生的生死流予以切斷，生死流切斷了，眾生才能跳出愛欲之海。可敬愛的眾生們，不要再迷戀糊塗了，我們趕快發起菩提心來，自己修

行，也要勸人修行，希望大家都能從生死此岸，登上般若之船，渡過煩惱大河，登上涅槃彼岸。要曉得，世間上任何的功勳，也比不上了生死、證涅槃，這件大事來的偉大。你要想成就這曠劫以來的第一殊勝功勳，就要看你能不能痛下決心，在此一舉而成功了。這是發菩提心的第六種大因緣——念生死苦。

要想出生死流，以我個人的觀點來說，首先要了解佛法的真理，正知世間的萬事萬物，都是因緣和合而生，是幻有而不實在的，連我們的身體，也是四大假合而成的，先把這個道理弄清楚，我們到時候，就不會貪戀世間的一切榮華富貴，家庭眷屬財產名位，這些都可以放得下；你如果不看穿，不看開，你就會執著，就有痛苦，就跳不出生死流了。向前我們趕快把握住修持的功夫，要念佛就老老實實的念佛，不要東跑西跑，不要想東想西的，看破並不是壞事，也不是消極，你心裡一定明白，世間上的事，就是如此的虛幻不實啊。

古往今來，多少英雄豪傑、帝王將相，那一個沒有享受過榮華富貴、萬貫家產，而他們現在又在那裡呢？等到一口氣透不過來的時候，那是一分一毫都帶不走的，所以我們不要貪財，只要生活過得去就好了，多餘的錢財，拿出來做功德，是最好不過的了，錢多了不用留給兒孫，讓他們去享受，造惡業、起紛爭，增加他們的罪過。其實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不需再為兒孫作馬牛了。因為現在教育水準提高了，就業機會也非常平等，不需要再為他們操心，把這一方面的顧慮去除了，你就能跳出愛欲海、生死河。

我們要下定決心，把念佛的功夫做好，一早一晚，懺悔發願，立定志向，只有西方是我的歸處。就算有人說，來世讓你當皇帝、做總統，你不要去西方啦！皇帝、總統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幾十年過去還不是白骨一堆，我還是決心要去西方，才是究竟的歸宿，要有這樣堅定的信心，能這樣，到臨死的時候，一定沒有痛苦，平常

沒有煩惱，就可以少生疾病，要健康，就要看破、放下，人家說，老人要有三空，可保健康長壽，那就是：頭腦要空空，不要想東想西；第二肚子要空空，不要吃太多東西，只要營養夠了就好了，尤其現在很多加工加味人工食品，都是防腐劑，化學藥品，吃多了將來身體縱然可以不壞，但是生死不能了啊！第三口袋要空空，有錢把它拿來做功德，不要貪錢，錢貪多了，害人也害己。真能做到這三空，你就心無墨礙了。這是我個人的一種想法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

云何尊重己靈？謂我現前一心，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，云何世尊無量劫成正覺，而我等昏迷顛倒尚做凡夫？

這段文字，寓有比較深的理論，「己靈」是指我們的佛性，一般世間人說靈性、靈魂，佛學上講佛性，雖然我們平常沒有去注意它，但是依照佛法來說，佛性是很有價值的，釋迦牟尼佛，就是因為覺悟到自己的佛性，所以他可以修行成佛，而我們今天也同樣有這種本能，但是我們不知道，所以我們不能修行成佛，而且還在生死輪迴，在昏迷顛倒中，做一個世俗凡夫。

祖師今天要提醒我們，注意自己本來具有的靈明覺性。我們現前的一心，並不是那個想東想西的心，而是能夠主宰指揮我們的妄心的主人，我們之所以能夠想，那就因為有這一個真心，真心就是一個平等的法界心。這個真心在眼睛我們可以看，在耳朵我們可以聽，在身體可以動，在心就可以想，這就是一個真心的表現。

這個真心，跟釋迦佛陀同樣有的，佛他因為把它覺悟了，所以他在無量劫來早成正覺，已經成了佛。佛當初覺悟到真心為煩惱所蒙蔽時，立即發心、修行，將真心上的煩惱斷掉，讓它的光明透露出來，智慧發揮出來，跟佛一樣。我們凡夫不知道這個道理，糊里

糊塗的到現在，還在昏迷顛倒的做一個苦惱的眾生，我們明明有資本成佛，而自己不會運用。真丟人！真慚愧！

又佛世尊，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，功德莊嚴。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，生死纏縛。心性是一，迷悟天淵，靜言思之，豈不可取？

諸佛世尊，具有無量的神通智慧。而我們看看自己，卻是一個無量業障煩惱繫縛著的苦惱眾生。折磨人的生死輪迴，就是一種報障纏縛，煩惱就是煩惱障，業習就是業障，我們說願消三障諸煩惱，就是要把這三障除掉，三障一旦除去，我們就成佛了！那麼要怎麼除三障呢？就是用諸佛的三德——神通解脫德、智慧般若德，福德莊嚴就是法身德。用佛的三德，來對治我們眾生的三障，諸佛是三德而我們是三障，雖然心性都是一樣，但是一迷一悟，卻有如天淵之別。所以要除去我們心上的三障，使三德顯發出來，仔細的思想起來，我們會覺得自己很可恥、可憐。

譬如無價寶珠，沒在淤泥，視同瓦礫，不加愛重。

佛說我們眾生，身中都懷有一顆無價寶珠——就是我們的佛性，但是這顆無價寶珠不能放光，因為它埋在污泥裡，我們也不知道去重視它，甚至把它看做瓦礫一樣，絲毫不加愛惜它，真是愚痴啊！這個譬喻，加強了我們的信心，讓我們對自性心增加了解，而不致於再忽視它。

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，對治煩惱。修德有功，則性德方顯。如珠被濯，懸在高幢。洞達光明，映蔽一切。可謂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。

照上面這段文看起來，我們知道應該怎麼樣做囉。應該要發心來，修學戒定慧等許多的善法，來對治煩惱。我們原有的自性功德，顯不出來，要借修德的功夫，才能使性德顯發出來，譬如把烏

雲撥開，讓月亮顯出光亮，也等於我們的寶珠，埋在污泥裡，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洗乾淨，把它掛在高幢上，讓它的光芒四射，映蔽一切。這樣可以說，就不辜負佛陀的教化，也不孤負我們自己的靈性了。佛陀的光明出現，一切外道的邪說，就都被佛光所照攝住；如果眾生的佛性顯發出來了，也是可以映蔽一切煩惱魔障的呀！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七因緣，我們應該特別的注意這點。

云何懺悔業障？經言：犯一吉羅，如四天王壽五百歲，墮泥犁中。吉羅小罪，尚獲此報，何況重罪，其報難言。

古人說：「業不重不生娑婆，願不切不生淨土」。我們要離開娑婆，首先要懺除業障；要生淨土，第一就要發願往生。願很真切就能夠往生淨土，但是有業障在，就會障礙我們的修行，我們前進的道路，所以必先將障礙除去，我們才能穩穩地奔向菩提大道。

「經言」，是指菩薩戒經，裡面有一句話說：犯一吉羅，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。吉羅是七聚禁戒裡最後一條，具足應稱突吉羅。這句印度話，譯成國語叫惡作，就是作不合理性的罪惡事情。不過這種是小罪，共有一百條，雖然是很微小的罪，可是犯了它以後，也會有很重的果報。

四天王的壽命是很長的，我們昨天講過，人間的五十年，是四天王天的一晝夜，四天王的五百歲，那應是人間的九百萬年。只要犯一條吉羅小罪，就要墮在泥犁當中九百萬年。泥犁就是地獄，或翻成無福處，沒有福報的人去的地方，就是犯人去的地方。吉羅罪尚且要得到這樣的果報，何況重罪？我們戒經當中，最重的罪惡，就是殺盜淫妄這四條根本戒，假如犯了四根本大戒，那墮落到地獄中去，就無法計算時間了，所以重罪不能犯，就是其報難以言盡啊！

今我等日用之中，一舉一動，恆違戒律；一餐一水，頻犯屍羅。一日所犯，亦應無量，何況終身歷劫，所起之罪，更不可言矣。

這段文是說我們很容易犯罪，而且我們所犯的罪實在太多太多了。現在檢查我們自己，平常在日用生活當中，一個不注意就會犯戒。我們常常容易犯的，腳下不小心踏死了蟲子；或者身上癢癢的，用手一拍，那曉得是隻蚊蟲吃了一肚子的血，被打死了。這些都是無意之中所犯的。或者說話不小心說錯了，得罪了人或損了自己的德行；作事有時不小心做錯了，對我的人格有損，對國家社會有損。這些一舉一動，都是犯罪的機會。所以我們要很細心，很有修養，要維持自己不犯罪，是很困難的。就是說我們日常一舉一動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觸犯戒條。

有時候一餐飯是施主供養我們的，我們沒有給他們祝福、祈願迴向，或者沒有心存五觀，也算是犯罪。飲水的時候，水裡有很細小的蟲，應先濾過，否則，燒開水時，小蟲就會被燙死，如果喝生水時，小蟲就直接被喝到肚子裡去，傷害了生命，這也是犯戒了。吃一頓飯，喝一口水，都會犯戒的，這些是指我們日常生活行為上的。有時候是犯在我們心理上的，無始以來我們的妄心很容易蠢動。看到好的東西就想貪，想佔為己有，這一念的貪心，佔有慾也是犯罪；或者人家做了什麼壞事，我們跟著隨喜喊好，也是犯罪。因此別人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不要隨便去附和，人家錯了，我們跟著叫好也錯了，錯了就是犯戒。還有一種不好的事情，就是我們自己不做，叫人家去做，也是犯罪的；有的時候明知是一件壞事，持戒人說，我自己已經受了戒不能去做，所以叫別人去做。但是教使別人去做，那也是犯戒，戒經上說：若自作，若教他作，見作隨喜，用這三種方式去完成壞事，都算犯罪。

我們眾生一日所犯的罪是無量的，無法計算的，何況終身？從一念不覺，流轉到生死以來，把所犯的罪，一起計算起來，真是不

可言盡矣。大迴向文裡說：若此惡業，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，不能容受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我們雖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也要特別小心。

且以五戒言之，十人九犯，少露多藏。

五戒是：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這其中唯有酒戒是看情況可以開方便的。如果生病，醫生開藥需要酒時就可以開，但平時不可以喝。戒經上說：無故點滴不得沾唇。五戒要守持得清淨是很困難的，可以說十個人有九個人會觸犯到五戒，而且有些人犯了，還把事實隱藏起來，怕人知道，這是不對的。依律，應該在犯了五戒以後，要趕快向師長、同戒，發露懺悔。發露懺悔以後，罪業就會減輕，如果把罪行隱藏起來，就會罪加一等了。

五戒名為優婆塞，尚不具足。何況沙彌、比丘、菩薩等戒，又不必言矣。

優婆塞翻近事男，就是男居士；優婆夷翻近事女，就是女居士。在座的諸位，如果受過五戒的就是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你們的戒師在傳授戒法時，一定給你們講了不少有關的道理。五戒尚且不能具足，這是在指我們出家人。意思是說，五戒都不能守持清淨，何況沙彌、比丘、菩薩戒等。這是說現在人持戒不夠清淨。沙彌戒有十條，比丘戒二百五十條，比丘尼戒有的地方說三百八十條，有的地方說五百條，菩薩戒出家眾是十重四十八輕，在家菩薩戒是六重二十八輕，這麼許多的戒，又怎麼能夠守得完全清淨呢？一定沒有辦法具足守持。因此，有些出家人甚至不願意以比丘身份修行，情願做一個沙彌。如明朝憨山大師，就曾經有這種心願，因為戒條太多了，很容易犯的。如果十條沙彌戒能守持得清淨，就不錯了。這是說戒多難守的意思！



問其名，則曰：我比丘也；問其實，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，豈不可愧哉！

這是省庵大師的一種自我檢討，也是對僧團大眾檢討的一種沈痛的話。一般的人，大概都是這樣的。因為戒這麼多，我們要把它守得清淨，確是很難的事。可是假定不守戒，你又不能成為一個比丘、比丘尼，受了戒以後，不能完全守持，這怎麼辦呢？應該要常常有一個慚愧心，能夠不犯的盡量的不犯。我們佛教界一般的情況是這樣的：你問他的名，他說我已經受過具足戒了，是不錯，他頭上也燒了戒疤了，但是你觀察一下他的實際呢？連一個優婆塞的資格都沒有。你說慚愧不慚愧，所以說「豈不可愧哉」。

當知佛戒，不受則已，受則不可毀犯；不犯則已，犯則終必墮落。

我們應該知道，佛所制的禁戒，不受也就算了，假使你發心去受了，那就不可以毀犯。受了五戒就要守五戒，受了沙彌戒就應該守沙彌戒，萬一犯了戒就一定墮落，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。

我記得在江蘇鎮江地方，有一間金山寺，是一個大叢林，是一家有名的禪宗道場。有一位比丘，剛剛發心出家，很勇猛精進，而且受了比丘戒。受了戒以後，就到金山寺去參學，但是金山寺的生活太嚴謹，他受不了就離開了，後來自己弄了一個小茅蓬住在裡面。出家人住茅蓬也是在修行啊！可是他不修行，他把所有的戒都犯了，但是他每天吃飯一定要唸供養偈咒。有一天夜裡，有一位護法神來跟他託夢說：「師父！請你明天吃飯時，不要再唸供養偈咒了好不好？」比丘驚問：「為什麼？」神說：「你現在所有的戒都犯了，你的護法神也都離你而去了，現在因為吃飯的供養偈咒你還在唸，所以我還要護你的法，你要知道，你是一個很髒的人，我跟著你很難受啊！如果你慈悲一點，不要再唸偈咒了，那我就可以走了。」這位出家人一聽，原來守戒的功德這麼了不起啊！他馬上發

起勇猛心來，再去受一次戒，而且受戒以後，持戒非常嚴格，非常清淨，後來真的成為一代高僧。

所以說受戒以後，持每一條戒，就有五位護法神來保護你。受了三皈依，就有三十六位的護法善神來保佑我們。我們在修行的時候，這些護法神都會來保佑我們，所以我們受戒不是吃虧的事情，是很有利益的事情。我們自己可以感覺到，我們如果出去旅行，或者做什麼事業，能夠順順當當，這都是護法神在保佑我們，要不然出門一趟，遇到飛機失事啦！車禍啦！種種意外或困難，那就是沒有得到善神的護佑啊！我們出去一般都是很平安的回來，這可以說是護法善神常常在護持我們。雖然不可能說微細的戒都能守得很清淨，但是不應該犯的戒律，是要謹慎小心才是！看起來是有些不方便，但是實際上持戒的功德是很大的，而且得到的利益也是無窮的。

還有一點也需要讓大家知道，佛陀在制戒的時候，曾經很慈悲的講過一句方便的話，他說：「我所制的戒，將來在其他國家，不能一一遵守的時候可以捨。」我們中國人向來是瞧不起乞丐的，依印度的佛制古規，和尚要出去化飯，而中國的佛教，是漢明帝派使臣到印度去請來的。請來的兩位高僧當時被供養在賓館裡，常然不肯讓請來的國際大師出去化飯，而且還以最上等的飲食供養他們。譬如說洛陽城外的白馬寺，就是當時接待外國高僧的地方。

尤其中國北方，冬天氣候非常寒冷，晚上不吃東西，是不能抵禦嚴寒的，從外國請來的高僧，絕不能讓他們受餓受凍，所以持午這條戒，從那時起可能就開了方便。佛說的話，是慈悲方便，我們當然不以此為藉口，但是我們中國和尚，在宋朝以後，要自己謀生，有時候沒有辦法完全守戒，只可說是能守多少盡量的守，不能守持的我們自己要憑良心、要知慚愧！佛也會在常寂光中，來慈悲寬恕我們，如果真要硬性規定，兩百五十條戒一定要守得乾乾淨

淨，那恐怕要坐在家裡專門修行，不能外出做弘法度眾的工作了，這樣一來，寺廟的經濟沒有辦法維持，度眾生的活動也就成問題了。

傳說：大陸上現在正在修復寺廟，寺廟的行政由政府管理。如果所有的寺廟都讓政府來管，廟壞了也讓政府負責修理，裝金塑像，都是政府出錢，出家人也不用動腦筋來化緣，甚至沒飯吃，也是政府拿錢供養，假如真的這樣，我倒情願去過那種出家生活，因為這樣一來，我不用去為營理寺院而東奔西走，那麼犯戒造罪的機會就可以減少很多了。所以中國的出家人，有時候很為難的，談持戒只好盡心去守持，能守多少就守多少。

若非自愍愍他，自傷傷他，身口併切，聲淚俱下，普與眾生，求哀懺悔。則千生萬劫，惡報難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。

省庵大師，在觀察了這種情況以後，非常的感嘆，能夠持淨戒的人太少了，要用什麼辦法來挽救這種頹風呢？除非自己生起憐愍心來，心想：我好慚愧，這樣子我很對不起我自己，同時也生起憐愍他人的心來，告訴大家，大聲疾呼的說：犯了戒要受報的呀！這種因果是很大而難逃脫的呀！有了這種憐愍心，感傷的心，慚愧心就自然發起來了，身口都很痛切的去禮拜諸佛，去發露懺悔，而且要由內心發露出來，聲淚俱下的對佛陳白，我犯了什麼戒，我要懇求三寶加被，佛祖慈悲，許我懺悔，自己要懺悔，也與一切眾生來求哀懺悔，這樣做了以後，就可以減輕罪業了。假如不這麼做呢？千生萬劫遲早總是要去承受惡報的，所以這懺悔業障，祖師訂為發菩提心的第八因緣。

云何求生淨土？謂在此土修行，其進道也難；彼土往生，其成佛也易。易故一生可致，難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；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

求生淨土的理由是，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修行進道很難，因為障礙太多，例如先生要出家，太太不同意，太太要出家，先生不放手，這都是障礙；出家找不到好師父，因緣不成熟等，都是問題。尤其要找到一個很好的地方來修行，就像竹林寺這樣的地方，真不容易找得到，所以說進道很難。如果往生到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做我們的導師，直接跟我們說法、講經，還有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做我們的助教良友，時時刻刻的教誡我們，提攜我們，那很快就可以進道了。

所以淨土修行成佛容易。因為容易的原故，一生彼國就能夠把它修成功了；而在娑婆世界，累生累劫也不容易修成功。所以往聖前賢，許多學者，從印度的文殊、普賢、馬鳴、龍樹等大菩薩，乃至中國創立淨土宗的慧遠、善導等諸祖師，大家都在提倡。由這些聖賢提倡弘揚了以後，大家都知道淨土法門是最穩當，最方便的法門，所以淨土宗在中國的佛教界，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。「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」，許多經論都是在倡導淨土法門，譬如華嚴經也有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法華經也有勸生淨土的話，寶積經、文殊般若經、淨土三經，還有起信論、大智度論、十住論、往生論，這許多經論，也都是在提倡淨土，提倡西方淨土，處處都指導我們歸向極樂世界。可見淨土法門的殊勝。

末世修行，無越於此。然經稱少善不生，多福乃致。言多福，則莫若執持名號；言多善，則莫若發廣大心。是以暫持聖號，勝於布施百年；一發大心，超過修行歷劫。

在末法時代修行，是以淨土法門為最可靠、最方便、最殊勝。不過在經典裡面說，要生淨土，不是說一說就可以達到，而是要有條件的。彌陀經上說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」。必須要像大阿彌陀經上說，除了念佛的正行以外，還要修布施持戒等助行——就是要修六度萬行，讀誦大乘經典——這些助道的福德因

緣，才能成功。在這裡所言「多福，則莫若執持名號」，印光大師說：一句阿彌陀佛聖號，包括了三藏十二部經典，所以說持名念佛的功德最大。

「言多善，則莫若發廣大心。」前面講過發菩提心是諸善中王，發廣大心就是要發菩提心，你能夠發起心來念一天佛或一句佛，比那做一百年的布施功德還要大。因為念佛的時候，心就跟佛一樣；做布施的時候再多，心裡不一定有佛，心裡只想到他須要錢用，我拿錢給他用。我們如果夾雜了一個名譽心、虛榮心在布施，那就更糟了，那你布施的功德還沒有罪過大。但是你一發廣大心，超過修行歷劫，華嚴經上說：發心時就是成佛的時候。因為你發了心，佛就在你心裡，所以說超過歷劫。

蓋念佛本期作佛，大心不發，則雖念奚為？發心原為修行，淨土不生，則雖發易退。

我們念佛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要能成佛。可是你沒有發大心，你發小乘心，那你念佛做什麼？因為心中沒有佛種子，你只想成一個阿羅漢，那你念得再多也沒有用啊。發大心就是要能生淨土，你如果發的不是生淨土的心，那你的心很容易退失，所以發心要發生西方的心，這個願心假如發得很真切、很誠懇、很堅定，除了生西方以外，什麼地方都不去，什麼好東西、好享受也不要，要有這樣堅定的心願，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有希望、有把握了。

是則下菩提種，耕以念佛之犁，道果自然增長；乘大願船，入於淨土之海，西方決定往生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。

這樣說起來，那麼下了菩提種，就是發了菩提心。菩提種下到田裡面，還要加以耕耘，用念佛的犁來耕耘，就是用念佛的功夫來配合你的道心，你的道果就自然會增長起來。乘上了大願之船，航

行到淨土海裡面去，西方就決定可以往生了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第九大因緣啊。

云何令正法久住？謂我世尊，無量劫來，為我等故，修菩提道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因圓果滿，遂致成佛。

這是發菩提心的第十種因緣。「云何令正法久住」者，因為佛陀的正法，假如能夠久住世間，那麼世間的眾生，就有正法可以來指導，做身心方面的修養，從而依法修行，而得以離苦得樂，轉凡成聖，所以這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大因緣。佛陀所說的法是依真理、正義而宣示的，有事有理，有因有果。尤其佛法主張世間萬事萬物的生成，在時間上是因果關係，在空間上是因緣關係，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思想，所以佛陀發明了正法真理，兩千五百三十多年以來，一直都為許多世界學者所稱讚，廣為人類所信仰奉行，真正依法修行，成聖成賢，成佛作祖的人不知凡幾。

因為在佛陀還未出世以前，人類所有的宗教，都是信神、信天、信上帝，自己沒有主張，神、天、上帝這種神權的思想，是一種原始的信仰，可以說完全是依靠他力，依照這種信仰來實行，是得不到真正成就的。所以佛陀放棄了傳統的宗教修持方法，而改以六年的時間，用禪定的功夫，去深入的思考，他才証悟到諸法因緣生的道理，諸法是因果生的關係，這才是一個正法。這是從佛陀的大覺海中流露出來的，合乎正義真理的究竟正法。

要使正法能弘揚在世間，人類都能依循正法，講因果、講因緣。講因果就是我們做任何事情，要先從因上來考慮，因正果就正，因邪果必邪，佛教有兩句話說「眾生畏果，菩薩畏因」。眾生犯罪作惡，受到惡果報時才會害怕，做好事得善報當然歡喜。好與壞的結果，完全是從因行開發出來的，所以菩薩他不考慮果之善否，而考慮因之正與不正，因正果自然正，因成果也自然能夠成，

這是佛法的一個中心思想。懂得因果的道理，我們做事就會慎重。

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」，這是大家都會講的一句話，好的開始就是因好，才有好的結果，就會成功，佛教講三世因果的道理。

所謂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這種思想維繫我們中國社會的和平，幾達兩千年之久。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，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它的價值。能夠懂得因果，就是對佛法了解了一半了，還有另一半就是因緣，因緣也很重要，我們整個國家社會，都是因緣和合的結合體。因是主要的條件，緣是次要的條件，主要與次要不是絕對的，有時候次要也會變成主要，如我們人要生活下去的主要條件，是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，還有陽光、空氣、水，看起來不是很重要的東西，但是如果三分鐘沒空氣，人就會窒息了，所以說萬法是没有實體的，佛教所強調的無我思想，就是由萬法因緣生所發展出來的，如果大家都能了解這種因緣生萬法的道理，在消極方面就不會去跟別人爭鬥，在積極方面大家都能互敬互重，和平相處。

人是有緣才能相處在一起，要結善緣，更要惜緣。有了緣，就會互相關懷，互相照顧，這樣社會上人我的關係就會很和洽，就不會有動亂，這是對國家的一種偉大貢獻。如果依此佛理來修行，對我們個人來說，也是很快可以獲致成功的。

佛陀叫人修行要修戒定慧，不是說天天拜佛就能成功，拜佛是一種助行，正因要修戒定慧，戒就是有所不為，有所為。不為是不好、不合理的不做，有所為是為那好的，是人類所需要的要去做。有了戒，我們的生活就有規律，就上軌道了，那麼心也就會定下來；有了靜定，我們就會產生一種深沈的思想，也就是發生智慧；依戒定慧的穩固基礎，才能完成對佛法的根本覺悟；理性覺悟了，再加上普賢萬行的修學與實踐，待福慧兩皆具足，那我們就成佛了。所謂佛法的真理，大概就以這三點來解釋。完全依照佛法來修行，這裡面沒有迷信，也沒有教人走歪路，或投機取巧；那一類不

好的思想，在佛法中是不存在的。佛法完全是給人類一個正知正見，我們依照這個理路去做，就是正因，就是正法。這種正當大法，對人類是有很大幫助的，所以我們希望這正法能夠長久住在世間，永遠的流傳下去。

怎麼樣才能令正法久住呢？「世尊」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陀，他是世間上人所尊敬的一位聖者，出世間的聖人也一樣要尊敬他。他是世、出世間所尊敬的一位聖者，所以被稱為釋迦牟尼世尊。當初他也跟我們一樣，也是一個普通人，他就是希望要為人類，開出一條正法的光明大道來，從神權、迷信當中把人類救度出來，所以用無量劫長遠的時間，來修菩提道，菩提道就是覺悟的大道。在修行的過程當中，難行也要去行，難忍也要去忍，可以說吃盡了很多的辛苦。

佛在梵網經上說，他因要完成佛果，利益眾生，曾八千次來回娑婆行菩薩道，教化眾生。直到把所謂普賢萬行都圓滿了，然後方才完成了無上佛果，因圓果滿，這樣才是真正的成佛。這個佛成來大不易。譬如我們出國留學，在未拿到學位之前，所要承受的困難和辛苦，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的，為了要完成學業，所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。我們的釋迦世尊成佛也是一樣，他沒有老師，憑他自己的智慧，去想去悟，經過多少劫數的漫長時間，付出了多大的辛苦代價，我們也可以體會得出來的！

既成佛已，化緣周訖，入於涅槃。正法像法，皆已滅盡，僅存末法，有教無人。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，競爭人我，盡逐利名，舉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

這是說釋迦牟尼佛陀，住世八十年，在世間教化眾生的工作因緣，已經做圓滿了，所以要示現進入涅槃境界。而他一生所有的教法，留傳在世間，分為三個時期：第一叫正法時期，要經過一千



年；這個時期和佛在世的時候差不多，大家仍然依照佛法修行，出家弟子弘法，在家弟子護法。有修有證，三寶隆興。一千年以後，這種情況漸漸淡下來了，就是剩下一種形式，沒有實際弘法的工作，或真正修行的功夫，修多證少；這是像法期，也要經過一千年。最後是進入末法時期，要經過一萬年的時間；此時修證俱少，正法的精神沒有了，像法的樣子也沒有了，而呈現出一種鬥爭的形相，雖然也有佛像，也有經書，但是拜佛的時候不是為了求正覺而拜，是為了求功名富貴、平安發財而拜，佛法沒有人去研究，即使少數人去研究，也是分河飲水，各自建立門戶，彼此互相爭鬥，這些都是末法時代的形象。末法時代眾生很可憐，大家是非分不清楚，為了名利，人我之間互相競爭，舉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

省庵大師住世，是在清朝初年，已經進入所謂末法時代了，現在比那個時代也好不了多少。在末法時代信佛教的人很多，但是佛教的教義是什麼他不知道，也不知佛是何人；那些經典把它放在經櫃裡，經典裡說些什麼也不知道；僧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，只曉得是來化緣的和尚，他的工作好像只有化緣，只有念經。佛法的衰敗，到了這種地步，真正很悲哀的。所以說殆不忍言，每一思及，不覺淚下。佛法衰敗了有心人就會傷心，佛法不住世間，不但是佛教衰敗不堪，世道也會跟著衰敗下去。正道不興，邪道就橫行，人類就會陷于痛苦深淵，所以祖師為了這些事情就會傷心流淚！

我為佛子，不能報恩。內無益於己，外無益於人；生無益於時，死無益於後。天雖高，不能覆我；地雖厚，不能載我。極重罪人，非我而誰？由是痛不可忍，計無所出。頓忘鄙陋，忽發大心。

省庵大師眼看到佛法衰敗，他很傷心難過，自己想到他也是佛弟子之一，但是不能報答佛的恩德，怎樣才能報答佛的恩德呢？興隆三寶，弘揚佛法，才能上報佛恩，佛陀不一定要叫我們去燒香、蓋大寺、塑金身，真正要報佛恩，要在能說法度眾，所謂「若不說

法度眾生，畢竟無有報恩者」。你要報恩就要把佛法講演出去，讓大家覺悟，沒有第二條路可以報恩了。

「內無益於己者」，就是說我自己是一個出家人，向內反省沒有做到一個出家人應有的工夫，對外面社會的人也沒有產生什麼幫助。我生在世界上，對於時代中的人類，沒有什麼利益；我死了以後，也沒有什麼可以留給後人的。這樣想起來，我這個人，簡直一點價值都沒有了。天雖然高，不能覆我；地雖然厚，不能載我。天地之間，沒有容我的餘地了。我簡直是一個極重的罪人！所以想到這裡，實在痛不可忍，我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來，想到了極點，突然忘記了我自己是一個粗鄙而又孤陋寡聞的人、不學無術的人，但是為了要報佛恩，我忽然發起菩提大心來了，我要來恢復佛教，我要努力振興佛教，我要盡我的力量，要使佛陀的正法，能夠久住世間，這是省庵大師，他所發的大菩提心。

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，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。是故偕諸善友，同到道場。述為懺摩，建茲法會。發四十八之大願，願願度生，期百千劫之深心，心心作佛。從於今日，盡未來際，畢此一形，誓歸安養。既登九品，回入娑婆，俾得佛日重輝，法門再闡。僧海澄清於此界，人民被化於東方。劫運為之更延，正法得以久住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。

這一段文字，是省庵大師看到佛法衰敗後的感觸，而發心來做法會。在法會當中，他發四十八條大願，每一願都要度化眾生，要興隆佛法，他下了千劫不變的長遠心，以及都要成就佛道的心。省庵大師他的心願，堅定如此，他誓願要想振興佛法，又想到先要來建設自己，在娑婆世界修行不容易成功，有心要度眾生，要想成佛，不是口頭上說說而已。要修念佛法門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留學，一旦留學成功，登上了九品果位，再回來娑婆世界度化眾生。他想：我修行成功了，就有我的功德神通，再來發揮我的大悲志

願，莊嚴佛土，成就眾生。這樣就能使得佛日重輝，法門再闡，僧海在這個世界再次澄清，人民普遍獲得如來的法化；末法時期可以再延長下去，不讓它在這個短時間內就消滅掉，如來正法得以久住於世。這是一個無比偉大的誓願，也是省庵祖師他用心良苦的具體表現。所以說這是正文：此則區區真實苦心，是為發菩提心的第十因緣。以上說的是發菩提心的十種因緣。正宗分竟。

### (三)流通分

如是十緣備識，八法周知，則趣向有門，開發有地，相與得此人身，居於華夏。六根無恙，四大輕安，具有信心，幸無魔障。況今我等，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場，又聞佛法，又瞻舍利，又修懺法，又值善友，又具勝緣，不於今日，發此大心，更待何日？

這一段文章，是這一篇發菩提心文的結束語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流通分。以上這一小節文，是省祖要我們反躬自省。內容敘說我們修行及發心條件均甚優越，若不及時發心修行，未免可惜。首先是十大發心因緣皆已具備，對發心內容之大小真偽邪正偏圓八法，又已審知，目標鮮明，用功有方，並且大家同得人身，又生中國，身心健康，無諸魔障，這是得天獨厚的大好條件，何況又多已出了家，受了戒，修行有道場，聞法有良師，而最大的幸運，是能夠瞻仰到佛陀的舍利，又跟多眾同修懺法，善友、勝緣，千載難遇，今日若再不發大心，真不知還要等待何時？

惟願大眾，愍我愚誠，我苦志，同立此願，同發是心；未發者今發，已發者增長，已增長者，今令相續；勿畏難而退怯，勿視易而輕浮；勿欲速而不久長，勿懈怠而無勇猛。勿委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；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。譬諸種樹，種久則根淺而日深；又如磨刀，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。豈可因淺勿種，任其自枯？因鈍弗磨，置之無用？

以上這段文字，是結語當中的第二小節，大師不惜苦口婆心，普勸大眾。文從「惟願大眾」，下至「今令相續」。大師誠勸大眾發菩提心，立弘誓願，沒有發心的，今天開始發；已經發心的，今起令其增長；已經增長的，今再令其相續不斷。發菩提心，立宏誓願，要天天發，時時立，不是一發一立就算了的，要如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所說：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」。這樣無有間斷的發下去，立下去，久久成習慣，那就不會怯弱而後退了。

「勿畏難而退怯」，下至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」。這是幾句鼓勵的話。因為修學佛法，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沒有善根的人，不要說教他發心修行，很難接受，就是教他先起信心，也是非常困難的，除非像省祖這樣，一句一句地比對苦勸，或能起信。

「勿畏難」等八句話，是安慰之詞，等於母親鼓勵幼童學走路一樣，幼童膽怯不敢跨步，其母在旁壯其膽曰：跨過來，不要怕！幼童因母親這一加持，一鼓作氣，跨過去了。初發心學佛者也是如此，必仗佛菩薩及善知識安慰、鼓勵，方肯發廣大心，立堅固願，而無所畏懼也。「譬諸種樹下」，至「置之無用」等句，是省祖於安慰鼓勵之後，再舉喻激勸，勸大眾要以種樹及磨刀的精神與耐心，來培植各人的菩提心苗，使令成長，開花結果；來磨利智慧寶刀，斬除葛藤，荊棘障礙。俾能順利走上正覺大道。

又、若以修行為苦，則不知懈怠尤苦。修行則勤勞暫時，安樂永劫；懈怠則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

這幾句話，是結語中的第三小節。乃省祖用苦樂二事相比較，勉勵大眾要忍一時之辛苦，以換取永劫之安樂；切莫偷一世之安，以招多生之受苦。這一對比之價值，何啻暮鼓晨鐘！

況乎以淨土為舟航，則何愁退轉？又得無生為忍力，則何慮艱難？當知地獄罪人，尚發菩提於往劫；豈可人倫、佛子，不立大願於今

生？無始昏迷，往者既不可諫；而今覺悟，將來猶尚可追。然迷而未悟，固可哀憐；苟知而不行，尤為痛惜！若懼地獄之苦，則精進自生；若念無常之速，則懈怠不起。又須以佛法為鞭策，善友為提攜。造次弗離，終身依賴，則無退失之虞矣。勿言一念輕微，勿謂虛願無益；心真則事實，願廣則行深。虛空非大，心王為大，金剛非堅，願力最堅。大眾誠能不棄我語，則菩提眷屬，從此聯姻；蓮社宗盟，自今締好。所謂同生淨土，同見彌陀，同化眾生，同成正覺。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，百福莊嚴，不從今日發心、立願而始也。願與大眾共勉之。幸甚幸甚！

這一段文字，是結語中的最後一段，可分兩小節，「況乎以淨土為舟航」下，至「則無退失之虞矣」。這是省祖勉勵大眾用功的話。語重心長，字字珠璣，若能依而起行，沒有不成辦大菩提業者。若等閒視之，則覲面錯過，殊可惜矣！「勿言一念輕微」下，至「幸甚幸甚！」是又結語之結語，省祖至再叮嚀，千囑萬咐！希望大眾同修，記取箴言，起而力行，應知明心即成，無願不酬！心願立而方向正確，修行篤而成功在望！則不負此生能遇佛教，能皈依三寶，能發心出家，能受持禁戒，能親近明師，能得聞佛法，此之因緣，確非等閒，自應恪遵佛語！謹依祖訓，精進修持，上報佛恩祖德，下濟有情眾生。伏願：多生父母，從此入聖超凡；累世親姻，自此承恩獲福！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

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講於沙鹿竹林禪寺

學生賢度筆錄

中華民國八七年初版

《勸發菩提心文講話》

省庵大師著，成一法師講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

發行：[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](#)

執行：[法鼓文理學院](#) 數位典藏組
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4號

郵政劃撥贊助捐款帳號：0012588-1（華嚴蓮社）